



鮑琦亭集文外第三十一卷

讀荀子

太史公傳荀子謂行年五十始至齊遊學顏魯門家訓
因之而劉中壘說苑作十五相去懸絕無可折衷考儒
林傳齊威王招天下之士于稷下而荀子客焉威王在
位三十六年不知荀子以何年至姑勿論但以曆事之
君計之則宣王十九年當齊極盛之時湣王四十年當
齊大亂之時襄王二十九年當齊中興之時星移物換前
此田駢之屬皆死而老師獨存尚修列大夫之缺三為
祭酒固已百齡有餘然而齊王建之三年春申君方相
楚又歷八年荀卿位焉春申柄政二十四年死于李園

之難荀卿失官卒葬于楚即如說苑所云已極年齒之
未考矣又據說苑荀卿歸卒于趙亦與史記不同
荀子生于趙見史記卒于趙見說苑然終身未嘗入趙
之朝以齊始而以楚終乃曾與趙臨朐君論兵於孝成
王之前顧不可解方荀子之由趙而齊孝成未立及其
由楚而趙孝成已亡大抵當在去齊適楚之交其年數
頗相合通鑑所載頗為得之以雖無甚關係然亦讀史
者所當考也

跋賈太傅新書

太史公言漢文帝雅器太傅將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
不之喜遂以年少初學試之世或以太傅不善用其才
深為惋惜予竊以為侷漢當時賢且不應至此政應仲
遠風俗通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有寵于帝太傅與之同
列獨不為禮通恨而擠之曰漸見疏然則長沙之出殆
非盡大臣之過也此存太傅立朝太節太史公及交其
孫乃不為之表章可謂疎漏史稱鄧通不過自誤其身
絕無他能觀仲遠所言亦可畏矣夫得若君有若文帝
三代以還不多覩者然且深知太傅之才仍使弄臣得
與比肩董璫鑿袖可為長太息者矣

書韓文公集後

退之先生陽山之貶實為章王之黨所排而諸家皆無
識者洪慶善方莊始備得其顛末足以補唐書之陋
按寄三學士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又云同官
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憲語言泄傳之落免讐別實司
直待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謗是皆時小人忌先生
必欲乘間去之特駕其罪于達言即素以文章相與
者亦不能容故神道碑謂論旱飢本傳謂論官市皆非
致禍之本又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遂愛
果然又羈繫不得歸錮援別實司直詩云行當挂其冠
生死君一計蓋章王之黨敗後餘孽犹存先生雖量移

仍多危懼城狐社鼠可想見其繁矣

讀石祖來集

祖來先生嚴氣正性允為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有
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于海以美楊雄
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端其醜此一怪也其論治統
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其長樂走
序之謬是一怪也洩亦不非楊雄然猶為之用旋其
辭謂其鑿何絕絕之禍而委蛇為之即南豐以為合箕
子之明夷也維其言亦失春秋之意要未若祖來之武
斷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於斯人者一言以為不知其
斯之謂歟

題雁湖注荆公詩後

荆公詩注五十卷見于昭德讀書志而不詳誰作今雁湖之卷與之合然泥侍郎年輩不及嘉定以後書則志所列別是一本非雁湖作也但不知雁湖之前有註何以絕不一引及之不可解矣雁湖居撫州築峩峩堂以箋公詩又引曾景建以自助其功甚勤其材甚博然尚不能無失者如錢公輔築偃月堤于四明故公贈之詩曰載沙築成天上路今注引唐人宰相沙堤以証之疏矣江瑤柱為春產車螯為冬產今註謂江瑤柱即車螯謬之甚者又謂曾文定公未第時嘗遊四明其說無稽三者皆闕吾鄉掌故故特詳之至引後山紫薇詩句不免信乎注書之難也

跋宗忠簡公集

宗留守集六卷遺事一卷歲甲辰從友人左東陽家得之又續得其雜文附錄一卷而公之著作畧具公固不以文重而讀其文益不能不思其人嗚呼南渡初有一李忠定與公而不能用閱忠定梁溪集及公二十四疏約諸帥勤王入衛書可謂垂涕泣而道之何物汪黃衰如充耳悲夫予又見明儒王華川所作公傳謂公以高宗無北還意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高宗母

弟也汪遂諧公有異圖是以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之命
久未下而公訃聞此事國史所不書未知華川何所出
書之以俟博雅君子考定焉

跋木筆雜抄後

木筆雜抄二卷諸書皆云不知作者愚讀其書乃水心
先生弟子故于永嘉諸公為詳而所嚴事者則實定書
中有云予少時好為譏切之文實窗袖以示水心水心
曰雋甚吾御薛象先端明當吳之年未有吳之筆也吳
似王遂原惜其好罵亦如之愚者之水心集中有答吳
明輔書乃實窗表第當即斯人也按明輔名子良後村
哭之有曰水心文可雖傳嫡者出于蓋自一家尚意祥
麟未泰時安知恠鵬賦長沙忤因官妾頭無髮去為將
軍手汙靴他日史臣如立傳先書氣節後詞華其為直
節侍從可知而宋史竟未為立傳也惜夫

題真西山集

慈谿黃氏兩朝政要曰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為相者
真德秀文行聲迹最重嘉定寶祐間僉謂用則即日可
至太平端平親政老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
畧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為
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議御閱卒以存庫
不足攝軍事不果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
故關延及州郡兵亦闕自是軍政不復立知貢舉事復
以喧罵出院除政府未拜以疾終全子曰乾淳諸老之
俊百口交推以為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近時臨川李侍
郎頗訛西山沉溺于二氏之學集中梵語青詞連軸接

幅垂老津之不倦此豈有問于聖入之道者愚嘗詳攷
其本末而嘆西山之過負重名尚不止此兩宋諸儒門
庭遶路半出入于佛老然其立身行已則固有不媿于
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橫浦玉山皆是也西山則自得
罪史遠致以出晚為頗多慙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
可矣文潔篤行醇儒固非輕詆人者况其生平依歸左
兩江而右建安而論是時之有宰相器者獨推蒙齋而
深惜兩山之無實則是非之心也其事又耳目所
親接則非聞傳失實也宋史西山本傳出於東發之手
其後元人重修雖諱其隳軍知舉之短而於阿護鄭清
之一節亦多微諱然則端平之出得非前此偏者風節

本無定力老將知而產及之耶吾于是而致嘆于保歲
寒之難也西山以博學鴻詞起家故詞命為最著其
兩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傳周召之譽殆
亦可以已而不已者其或又言倪文節之糾弥遠昆命
元龜之制弥遠私人所據以自辯者亦得之西山雖西
山亦未必以此求用于當時然亦要可以已者耳西山
初見慈湖慈湖因其以命訊日者戒其湏忘富貴利達之心
由令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據作
佛老固其宜耳今世之尊西山者雷同一辭予之言固
知世之論學者必有妄摘大儒之說出舊史之是非不
可枉也故謹錄文璠之語東之臨川侍郎以申其所未

盡焉

東發先生史稿跋

東發先生日抄後一半即其文集也別有理度二朝政
要近又得其戊辰史稿乃其為史館檢閱時所作列傳
一杜範一真德秀一洪咨夔一袁甫一徐元杰一李心
傳凡六篇即日抄中所闕三卷也先生所極稱者杜丞
相其于真文忠公傳謂晚節所附鄭清之大有微詞與
理度二朝政要所言互相證明最推表正甫公而傳中
稍不端其論學今宋史真文忠公傳頗采公文以為藍本
世有能重雕日抄者當以此稿及理度二朝政要附
之

跋史方叔朴語

方叔為文惠長子官至禮部侍郎先文惠卒其著甚多而朴語不篇則甚擬子部之所作其書謂司馬文正口大而未化尚去韓忠獻以一向雖未甚當要亦有老者方殊云書多不傳予得見此二篇抄之以為甬上遺文一種

題史秦州友林集

清殊為文惠弟大中大夫源云第三子以其妻宗女澤累官武功大夫右春坊帶陶門宣贊舍人除忠州團練使知秦州兼淮安提舉友林集本二卷今僅存乙稿而已史氏家尚著作並盛經死則文惠有尚書講義二卷

甫禮天地二官講義卷十四 論語口義卷二十 彌大有易學指要

衍極圖說定之有鄉飲酒儀卷一 太極圖說篇易贊著說

嵩之有用禮講義文鄉有易解蒙鄉有易究卷十 芳鄉有

古易學詩題詞夏小正經傳考蔡鄉有太極圖說公珉

有易演義象數發揮史料則彌遠有高宗聖政編要十二

卷孝宗寶訓卷六 紹興求賢手詔卷忠宣有書判錄彌

忠有盧陵教民集守之有升閩錄傳記則文惠有會稽

先賢傳卷定之有番陽志卷三十 饒州志卷二 象數則守之

有潛虛解說林則彌大有世家篇樸語篇鏡卷叢書守

之有世學四卷十 心易龜鑑文鄉有石憲野語書學則文

惠有童外須知卷三 彌忠有列代摠括臨地筆記芳鄉有

石鼓文考類纂則吉鄉有廣事文類聚而別集則文惠

有鄒峰真隱漫錄卷五 十直翁外集五卷十 彌大有樸齋外

集忠宣有滄洲詩稿弥林造齋集弥忠有自齋集卷十

弥應有自樂山吟弥翠有獨善先生集卷五 十宜之有用

拙集定之有月湖集嵩之有野樂篇篇宅之有雲麓集

安之有類稿造之有拙齋集蒙鄉有果齋集越伯有雲

間集徽孫有觀物和陶詩公珉有蓬廬居士集大半為

金石志之所未載者予搜求前輩文獻于永樂大典中

抄得文惠用禮論語二種弥大樸語二篇于天一閣范

氏得文惠漫錄其餘則偶或遺其奇零篇而未能盡也

當時以三宰相兩執政重圭累衮之勢而各肆力于撰

書

述亦正有不可及者序稱文惠為魏王按宋史文惠封
魏公贈越王恐序誤也清叔之官不達今讀其集蕭然
物外不能見其為闕閤家兒其亦固叔南叔之亞也歟
讀書附志載有黃京說曾年序而合無之蓋并于甲稿
之首也今乙稿序亦失其首葉吾友厲徵君鶚定為鄭
棫作

跋遺山集

遺山之于金雖有為崔立撰碑之累事由脅劫知要其志
節不可盡沒也其力求修史之思以効忠于金卒被阻
而罷惟是遺山以修史之故不能不委蛇于无之貴臣
讀其碑版文字有為諸佐命作者至有先大師先相之
稱以救國之遺民而作此推崇未免降且辱也遺山又
致書耶律中令舊舊臣四十餘人勸其引進是亦不可以
已乎願言呼諸子相從穎水濱昔人夙節尚哉要之遺
山祇成為文章之士後世之蒙面異姓而托國史以自
脫者皆此等階之厲也

重定中州集序目

中州集自一卷至第七卷是遺山所先定者至第八卷
邢昺略忽別起愚為數之至第九卷馬舜卿適合商平
叔所云百家詩畧之日蓋即平叔本而遺山附入之
不欲沒其實也諸相劉豫以下則又遺山所采續者故
詮次復別是皆按遺山自序而可知者也獨其中于愚
意有未慊者遺山開卷以宇文虛中為首虛中終不可
與吳激輩同年而語虛中偽受金官圖挾淵聖南歸事
已重成秦檜以其蠟丸洩之金遂與同謀高士談闔門
受害故宋為之贈官予謚立廟置後而且賜姓于其嗣
子即宋人之痛之而虛中之志可原也已未并固賢者
其不屑與虛中合集或亦未悉其密謀也倘必執豫讓貳

心之言以絕之無乃使長逝者過于屈誣曩者同年生
抗世駿注金史欲其為之洗刷世駿亦以為然遺山所
作傳亦未嘗不著其事而仍并之卷首則失矣趙晦靖
康末一主簿汴京破後不復仕楊興宗以建炎渡江著
有龍南集以志懷斯其人皆陶潛司空圖之儔也姚孝
錫曾仕金遺山尚置之南冠之列而反於二公混以為
金人亦所未安遺山謂金之文藝皆以蔡珪為首其說
甚當然甲乙二卷宋遼遺臣先後參錯不甚了了別起
之二卷亦然故愚妄為定之以首二卷為前集以位置
宋遼遺臣自吳激始合之以張斛蔡松年馬定國祝簡
朱之才劉著施宜生及後二卷之王競李之翰晁會趙

慤王樞而附之以劉裕杜充張孝純虞仲文仿歐史唐
六臣傳之例也也以求一卷為外集則司馬朴滕茂實朱弁
何宏中趙晦楊興宗而附之以宇文虛中高士談姚孝
仿宋史用三臣傳之例也其餘則為正集依其代次之
亦可矣近世言金詩者好詆遺山蓋自王尚書既亭始
然遺山亦何可輕詆如愚所言未必非遺山之功臣也
讀歸潛志
元裕之與劉京叔互委撰崔立碑裕之作漳南墓志有
云崔立初宰相送款行營翟奕輩請建功德碑名公為
文自必死姑以理喻之奕輩不能奪竟賜太學生託
以京城父老意而為之太學者京叔與麻信民裕之別

業上梁文曰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叔太學之名沆文鄭
人之送節命由威制佞豈願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列
錦谿書契之筆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
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追韓
之騎甫遂射羿之弓隨毅此指京林之後過於裕之也
及觀京林歸潛志中所述則深有憾于裕之并及漳南
予平情攷之漳南與裕之實不欲撰碑而又不敵抗故
強付之京林與信民京林二人亦不能抗而卒抗祿之
以共謗友人遭此亦可悲也陵川郝文忠公宗師遺山
亦也其符曰國賊勒文名學士漳南先生付一死林希
更不顧名高兄為起第親刻省而使磨甘露碑書丹

即用宰相血教博黃封幾斛米賈却家釵都不計蓋極
口詈京師矣然其末曰作詩為告曹駐翁且莫獨罪元
遺山則遺山之不能無罪亦可見特不應使獨受過
耳史臣書其事于漳南傳中元劉情事頗為平允雖然
胡不早去而栖于圍城之中以自贖伊威吾乃嘆宋
之亡相率引身而遁者自審不能為文丞相家考故而
又懼遭吳堅賈餘慶之辱惟其於殉國之義有媿而際
身則得矣正未可以深罪之也或曰是時四郊皆兵殆
欲去而不能不然祇之輩不若是之愚也雖然此乎豈
可使若賊吾不能不為許君惜也

題許文正公集後

靜修先生退考記予向疑其許文正公而作然尚未敢
質言之及讀道園作安嘿考菴集序曰昔在天下方一
朔南會同荐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
者今其言被四海家藏石人區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
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乃自免在也陰用其說在莫不
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為
害民然持立于美物之表乃不受其責而自以孔
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不知奪之觀靜修致察
於幾微之辨其精如此以道園之言攷之其為許文正
公無疑也文正自請罷中書政教國子故靜修以欺世
自免請之而亦可見其所得江漢之傳者殆不盡其文

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於聖賢之道而志甚遠
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
隨聲附和者謂修詞甲義為玩物謂辨疑答問為瀛等
謂屏氣棄辭為乃必養惠性謂深中厚貌乃變化氣質
外以瞽瞍天下之耳目內以蠶晦學者之心鬼而謂文
正之學果出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
正興絕于非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在
善人有恒之間讀其集可見也故教傳而易哀靜修謂
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就之間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
知君子用世之難

跋危學士雪林集

竹垞據貝清江集頗疑學士晚年未嘗命守祠特以
其子於愷教授安慶好事者遂附會之拙潛淡銘學士
墓稱洪武三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
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閔再歲卒當時非平故官豈
正學士一人在朝甚厚何以獨見摶擊其為仰體當守
之旨明矣若清江集混言三年識公京師未幾公卒是
益不暇詳言其事故略舉之學士以國史不死固昧
於輕重之義然其出思朝矣歸于刀劍章皇之下功亦
不小乃史局既開並未有一人過而問者可以想是時
當守著昧已衰黯然無色所以潛該又有春秋既高難
志不仕之語後世失身瓦裂之徒可殷監而尚或援此

為例可謂不自愛惜之甚者也教授名於亦見階級銘
中清以集作於憶或是其字括廣歆於憶正切於字教
授好奇遂取為字自古在昔如揭來之字子居乃其証
也竹垞謂非平載記脫去憶字不知載記書名當是於
字之訛并識之以正其失

再跋危學士雲林集

學士曾受業於草廬及予讀胡仲子集乃知其又為祝
先生蕭遠高弟則學士之於槐堂其統緒固不自一家
也仲子稱著遠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而予以
講學為已任指授有師法尤屬意學士與之語或終夕不
寐去輒目送之以為興吾教者必是人也蓋學士為師

友所期如此予又見學士撰李先生仲公集序亦稱學
生嗚呼學士遍請業于其鄉之碩儒而大節卒不克自
持得無言有餘而行不足乎蕭遠之所期于學士者虛
矣間中今古錄謂明太祖因從元舞象至南使象舞象
伏地不馴遂書牌曰危素不如而學士因之被謫嗚呼
何辱如之

書朝鮮洪樞府忍齋集

忍齋集文三卷詩二卷明萬歷時朝鮮大臣輔國榮祿
大夫領中樞府事兼管經筵洪暹退之著忍齋其別號
也小長蘆叟葺明詩東人至九十一家在屬國為最盛
然獨未見此集雍正壬子吾友仁和趙六意林得之燕

市卷首無序其末有左議政金滌貴所撰墓銘言其官
吏曹時曾以言事忤枋臣下獄拜杖尋以典試發策歷
前代戚里官寺之柄坐直言見謫晚年三領按席深以
盛端為懼每辭承一息必固辭至數十章蓋東國大臣
之賢者東國最重世家退之亦父子宰相稱盛德云
俱文肖其土風大率多平行之音

書明詩綜後

竹垞選明詩綜網羅固多訛錯亦甚不少即以吾鄉前
輩言之屠辰州本峻並未嘗為福建運司蓋因其曾任
運同而訛陸大行符東林復社名士有環堵集傳世乃
訛其名為彪以此推之必尚有我為輩所不及考者枚
齋列朝詩選竹垞歷祇其疎愚以為著述家搃不能無
餘論也

書甬東耆舊詩後

竹垞識果堂甬東耆舊之選墨漏不一而足如陸中翰
寶者曾其有教益陽諸公往還贈答並非隱晦不知果
堂何以失收果堂墨漏誠多有之但竹垞所舉却失中

翰與景堂為前後輩，猶及相見。景堂之例，猶紳止以神宗末年為止。惟布衣或有不拘者，是不足以消之。

書明名臣言行錄

崑山徐南禧輯明名臣言行錄百卷。予觀其搜羅裨野，諸抄其實錄相參錯，雖不能無罣漏，用功可謂勤矣。但晦角宗名臣言行錄，每節援據必注其書之所出于下。此最是著述家一妙例。開禧不然，便屬疎濶。至成相請難功，臣如張河間、朱東平，則並不錄。是竟闕一朝人物，不知其何意也。尚新城王士正亦有是書，予未之見。

跋張茂滋餘生錄

鯢淵先生殉難闔門二十七人，同盡。獨公家孫茂滋以遺命保宗祀，逃出道隆觀，中行至中途，仍被俘囚於鄞獄。鄞之義士陸宇燭、宇燦、董守諭、董德偁，百計出之，未能得公之故。將汝應元故客宋龍輔，亦未得大名。人蕭伯闇、閩人劉鳳翥，皆公舊所取士，適俱在鄞，共為言于當事，乃免。茂滋既出而病，館於陸氏觀日堂中，既死，病中著餘生錄，且萬言其述，俘囚中之困厄，令人不能卒讀。文境固真，六筆力足以達之。乃知茂滋真奇才也。病愈蛟川義士范兆其送之歸華亭，應元為裡紀其家，乃未幾而茂滋卒。蘭摧玉折，臯陶不祀，可哀也已。初茂

滋著蒙難紀言其文係駢體請正於先贈公以為弗佳
乃改撰此錄今予家尚有茂濟手書餘生錄稿及蒙難
紀言原本每一展閱輒為泣然

跋鄭湛若嶠雅集後

湛若先生大節不待言矣顧其少時曾入阮大鍼之門
大鍼文集湛若為之序稱門生焉蓋湛若少時好聲樂
大鍼在苗都羅而致之也非後來大節則湛若幾不免
為庵人之徒人所以貴晚詣也湛若嶠雅係其手書用
雕古香可掬東莞袁督師曾于粵中邀曾贈謚非嶠雅
無以知之梨洲先生謂桑海諸公集可備詩史信夫

浩氣吟跋

稼軒先生晚節如此可謂偉人也已然其少年連染于
牧齋之習氣把持閹訟一事為其師太過反以身為戮
豈非牧齋累之耶然自丙戌以後牧齋生平掃地矣而
先生浩氣吟猶憐之焉至形之夢寐其交情一至此乎
牧齋顏甲千重就敢為浩氣吟作序可一笑也

跋萬民部履安續騷堂集後

履安在復社中角上四孝廉之一也丙戌後文席早逝
時有七孝廉皆謝公車而次公節最高履安天鑑次之
即四孝廉之三也履安與謝氏婚乙酉之役諸公欲殺
謝氏履安救之及戊子諸公反為謝氏所殺履安力不

能止遂以此大不理于口然履安亦甚自恨故以悔名
菴其後同志始稍原之林太常蚤菴貽書董隱君曉山
言春秋責備賢者固當然不可沒其補過之心可謂平
情之論適予送甬上者舊詩特為著其事此固不必也
跋吳禪山歲寒集

禪山吳尚書在海上時合累朝革命之際仗節死者自
孤竹兩公子始合為一集題曰歲寒松柏集而陶泉明
謝臯羽之徒則附見焉予得之同里高衣四隱君家尚
有宗伯手印鈐識其首是時流離荒島今日域中谁家
天下而其序首有曰國以一人存者其人亡而國不可止
故商亡而易暴之歎不亡則商不亡漢亡而出師之表

不亡則漢不亡宋亡而正氣丹心之什不亡則宋不
亡千百載而下讀之者應為張目真歲寒中一倔強老
也萬九沙太史家有禪山集予因錄而遺使附諸集之
後

書明彛待訪錄

明彛待訪錄一卷姚江黃太冲徵君著同時顧亭林貽
書嘆為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復但是歲為康熙
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稱為梨洲老人萬西郭為予言
徵君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息
烟沉之嘆飾中待盡是書于是乎出蓋老人之稱所自
來已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詳弗盡出今并已刻之板

六燬于火微君著書薰軻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

題歸恒軒高士萬古愁曲子

世傳萬古愁曲子瑰瓌恣肆於古之聖君賢相無不祗
河而獨痛哭流涕于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手筆
但不能定其何人所作近人或以為譚翁或以為道隱
或以為名震皆鮮証據惟魏白庭微君微及其事于恒
軒壽序予始取而跋之沈鐸堂詹事謂

世相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每膳歌以侑
食古之遺老野人記甲子哭庚申大都潛伏于殘山
剩水之間未聞有能播興朝之鐘呂者是又一異事也
恒軒太僕曾孫名莊一名祚明字玄恭少入復社于書

無所不窺並工行草諸體嘗題其齋柱云入其室空々
如也向其人器々然日時皆笑之方史尚部守淮揚恒
軒仲兄尔德名昭參幕府事所謂禮賢館徵士者也其
後城破死之恒軒亦同歿推官舉師不克行避得免書
淫墨瘳竟以佯狂終身

題南堤詩

鄞之湖上南堤經始于先宗伯公別名曰桃花堤未竟
而逝湖上諸公卒成之宗伯集中固無詩而諸公亦飽
少即敬身先生不過數首殆闕事也封若先生獨成一
卷敬身序之足以補志乘之遺矣但封若題詞中以為
即北宋人偃月堤故址則又非也故延祐志湖上之堤

有二偃月在湖之北廣生在湖之南偃月蓋當紅蓮閣
下以術酒務而廣生當壽聖院前以飼魚明時並無矣
今之南堤尚在廣生之南間以真隱觀其去偃月遠不
可指為一也偃月廣生並在湖之中流截水為堤而南
堤則即以城下之沙尾為之同名曰堤而所以為堤者
不同不可不知也故國消况喬木淪音今涪堤以求桃
無復一枝片葉矣猶幸先生之詩尚存後人倘不考沿
其偽而仍其所失不已多乎宗伯之新憲近在堤北抑
吾家子孫所當審正也爰并數語于首

題王解州集

五君子之中楊氏無後其回家亦不過一傳而絕

怪事也解州于其中以文詞顯其經術不若先人其文
詞遠過之惜其不為王哀而為嵇紹故吾鄉人不甚稱
以此見吾鄉前輩月旦之嚴今亡矣夫解州集不過予
亦幾于隻字不傳

湘帆堂集跋尾

平叔湘帆堂集在江右諸公中文品出王魏之上然本
領稍薄魄力亦孱耳平叔之父給事天啟間為奄黨麗
名送案故平叔終身不交復社諸公在宏光中嘗與文
止書云先人於天啟中特以會濠三案要典遂為罪戾
崇禎初且有論其依附孫洪澳者此正今日之所禱又
與友書云先人心迹半被浮雲能見諒于二祖列宗而

不能得之依門傍戶之徒又云東鄉死後莫能蘭幽然
予讀南雷文集則必以阮大鍼傳魁並稱阮傅相齊其
人豈有可雪耶又讀三垣筆記則曰給事連疏糾左魏
誠過然其糾汪文言狎耶則一時頗稱快者後因糾忠
賢終瑄世不出則得贊導殺左亦過又曰張太宰提累
稱其枉而宏光中不起官或以其先徑楊維垣糾故弗
許也則當時固有以給事為枉者然使給事果曾糾瑄
平叔之口何不及此筆記忌誤也據平叔所言亦不能
諱其豫名于要典而又不能決言其為淇澳同志其詞
支矣映碧素不貶張捷因此而并信其所與者耳以平
叔之文不能雪其父孝子慈孫之憾也

題陶文紫筍集

紫筍先生文未解洗盡華藻然酷肖范蔚宗同時罕其
匹顧為人舛岸不能少受屈折前輩多畏之不甚為吹
嘘也崑山徐學士頌明史延致天下之士四明萬文李
野任考索頗委紫筍以文故是集多明史諸傳其時紫
筍尚年少未通籍而闔文百詩輩皆忘年交之已而卒
為忌者所排與崑山絕其同里翁尚書亦知之紫筍成
進士一日在翁邸翁之子驕而欲辱何文義門于眾中
紫筍憤甚請翁出以正祖責之翁獲其子頗不以紫筍
言為然紫筍長揖竟出且謂之曰明公之力不過使陶
生不為翰林請從此辭已而紫筍果不與館選其竭銓

得昌化在窮島中竟卒于官紫筭之入粵也謂義門曰
吾今豈復望進取但竭極字之力以求無負於國他年
幸得報政歸讀書授徒更盡其能事于文藉手以見萬
商諸先生足矣然卒不遂其願而死而昌化至今感其
惠政不衰先生之子正一正靖皆典予文而正靖尤厚
今亦死矣為題於其集之後

鮎埼亭集文外第三十二卷

柳氏水經校本跋

柳大中名食吳之隱君子也生當武宗之世其所校水
經以宗槧手抄極審改正錯簡如潁水篇渠水篇滄水
篇皆大有功當是時楊用修黃慎中之本尚未出也大
中隱伯衡門世莫之知歷未鬱儀吳中珩諸人所開雕
皆未問及于大中其書在洞庭葉石君家蓋二百餘年
至康熙初始出故如亭林諸老猶未之見而渭水篇中
補得脫簡四百餘字世之有功于是書者孰能如大中
乎謝耳伯拜下風矣石君儲藏甲于吳下能者大中傳
此本亦可尚也今此本歸於揚之馬氏小玲瓏山館

清常道人趙琦美麻坡館三校本水經跋

清常水經一校于萬曆丙午再校于己酉三校于庚戌
蓋以宋本謝本黃本分勘之其所謂別抄本者則歸太
僕家本也惜其失去第九卷至第十五卷觀其校于燕
即于直沽于中州于留臺用功亦勤矣清常藏書最富
身後多歸于錢遵王而是書之傳則葉石君之力也今
歸于楊君馬氏小玲瓏山館

孫氏水經再校本跋

康熙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從葉石君處借得清常道
人三校本一勘又用柳大中家抄宋本再勘亦自石
君處戊申正月三十日畢是日石君從洞庭來述山

中所聞見如李龍眠三駟米元章楷書寶章待訪錄
其所見也白樂天手書金剛經一行一楷趙韓王家
譜張循王鐵券倪雲林手書所著江南詞其詞而未
見者也此皆寶王大弓嗟乎何日得盡觀以暢予懷
記以俟異日孫潛

柳趙諸本皆以國初始出而集其成于潛夫其功最偉
讀其跋語蓋知石君之好事想見國初文明之盛稽古
之士日得所未見以快張耳目不禁神往予遊吳下問
諸後進莫知潛夫之本末者矣潛夫名潛字散園一字
節生又曰知節君今是本亦藏小玲瓏山館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義門先生水經三本予皆見之其初校本以甲戌未見
所學猶不免竟陵習氣也再校本以丙子及見杏林所
訂則進矣三校本以戊戌更進矣以此見先輩精造之
功其述洪文惠公之言曰世無善本雖黃不可妄下則
校書之著蔡也然先生所取以校此本者亦不出胡氏
資治通鑑注及隸釋二種則尚失之隘近日杭人趙
生一清又博求之元和志初學記太平寰宇記太平御
覽九域志以及雍錄齊東野語圖經斯後來居上矣
再跋何氏水經

謂自東武陽出者為一漯水自高唐出者又一漯水乃
濶潛邱之安也謂滎陽有北礫谿又有南礫谿乃胡東

樵之安也皆析一水而二之者也聞喜有凍水自為一
篇雷首有凍水附見河水篇注中則二水也而義門混
而一之雖其誤始于樂永言成於顧景范然以義門之
審而不能正以是知讀書之難

三跋何氏水經

汨羅之汨讀如覓汨沒之汨讀如骨而字則同其作汨
者音弋本作覓說文曰水流也孫愔乃謂汨羅之汨即
汨字讀如覓而汨沒之汨讀如骨謬也二汨同而汨別
是一字戴侗田藝蘅則合而一之謂汨即汨又非也汨
非水名上林賦曰澤沛宕汨南都賦曰滂浹滅汨是也
義門精于小學而亦誤主孫說當以郭氏佩觿正之

沈氏水經校本跋

國初諸老皆有水經校本如顧亭林宛然胡東樵黃子
鴻圖百詩劉繼莊而無傳者唯亭林之本見于何氏所
錄黃氏之本相傳入于新城池北庫中獨謂水經水二
篇行于世繼莊竟脫落若東樵宛然百詩之本雖未見
而其所証捷之旁出者頗多此繆東樵其尤也若中老
友沈君鐸旗少与其兄東甫從事於此東甫遂以居七
歲在庚午予貽書求其稿鐸旗欣然携之至杭并七
友董訥夫之本以來訥夫亦義門高弟也鐸旗與予討
論洙泗遂留置予棟架中共發摘謬誤如錯姑水檀莖
罔璞侯亭橫山并漢功臣表鄭侯之誤音為多不特有

功于善長而已予于是書所借助老友莫如鐸旗通家
子則趙生一清不意業殘鏃對中逢此二特是則厚幸
也夫

水經漸江水篇跋一

漸江水篇錯簡狎出故不可讀其實善長之纏絡亦可
按也漸江固至錢唐而止出其江浦則由靈隱而臨湖
而臨平而德兒而柴壁而及于東岬之固陵而查瀆其
自西陵湖而下沿系之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
而後由永興以入越由是而山陰而會稽則了然矣試
讀江水篇江浦江澗不知其若干也曾是浙江獨無之
乎迨隋人改為運道而遺跡不可攷矣先贈云日固陵

之西地名柳浦有橋曰跨浦六朝時以隸防之以官守之至宋時橋址尚在見於胡氏通鑑注乃江浦之水口也此千古未發之佳証因釐正之以授先君予自此得改次焉

水經漸江水篇跋二

山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郭景純曰出於安縣縣南甯中此與漢志合亦與郡注水經合唐人盧潘引漢志始作黠縣南率山蓋因甯字之相近也黠人因而為之目曰率山曰率水而并改山經之本文曰在率東則誣甚矣今之為黠志者莫不以率山率水裝點地望而不知其非也漢志具在豈可以一人之異同而擅改其

文乃并改山經以就之乎當東漢之時新安一帶山越居之故曰甯中賀齊諸葛恪傳可攷若以為率地書所無樂史太平寰宇記始列其目而九域志仍不及焉曾是以羅存齋程篁墩司志事而尚不能考正燕說乎

水經漸江水篇跋三

漢志錢唐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酈善長曰閩駟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唯漸水今無此水按武林山者今之靈隱山也東入海則是絕錢唐江而東至于今山陰縣之三江關口乃其入海之道不然不得云東入也如此則不滿二百里安得有八百三十里由錢唐至甬上之海口過今郡之三

亦僅五百里終不得八百三十里也斯其為記錄之誤
無疑此句當是錯簡在太末縣下穀水東北至錢唐入
江計其所行蓋約略得八百三十里之數至于錢水則
其實非山水蓋即江水所謂錢唐蓋即錢水之唐而流
傳華信誑衆之事妄也武林山水則故由柳浦以入江
今入隋運河中亦非如吳地記中所云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四

漢志于浦陽之水曰柯水則今曹娥是也曰潘水則今
錢清是也曹娥之流由諸暨而竦直與句章接則嵎浦
岬浦漁浦剡谿篁谿胥會之矣其又東之水見于漢志
者惟句章之渠水而鄞鄞間無述之者就道圖經以來皆不

及也予攷鄞鄞間之水皆江水也其在今奉化之境者
漢之鄞也曰奉化江其在今之鄞境者漢之鄞也曰鄞
江其在今之慈谿境者漢句章之西界也曰慈谿江三
江而外皆以堤堰隔斷江水畜四明二百八十峰山谿
之水如小江湖如東錢湖如廣德湖如花塋湖皆可以
謂之渠水然皆起于六朝之後漢世所無而漢志所云
渠水絕不可考且凡水之以渠名者必其出自人力而
後謂之渠如鴻溝謂之渠水邗溝亦謂之渠水諸如太
白渠鄭渠白渠成國渠蒙龍渠漳渠洵渠皆是也則句
章之渠水亦必居民昔江潮之斥鹵而引山谿之水為
渠以利田溉無可疑也水經注序浦陽之東流至于句

章而止然其自白石山而東曰剡縣江邊有查浦東行
二百餘里與句章接夾浦有六谿夾谿崩崖若傾其即
所謂渠水者矣蓋六谿皆章谿之支流算谿入浦陽而
此六谿者瀦而為渠遂獨為句章之望雖於前人無明
文然舍是更無水以當之矣吾鄉掌故於二漢少流傳
入代已遠三犀雙鵠湮沒已久為可嘆也

水經漸江水篇跋五

浙江西入之道得柳浦而曉然若無水何以有浦又何
以有埭又何以有橋既有之則知其與臨平湖水合不
難矣由臨平而達禦兒之柴壁江水亦合谷水而下至
于柴壁渾濤東注以趨固陵是江水至禦兒已與浙江

合許慎晉灼瀾謂江水至山陰始與浙江合者特要
其終而言之也其實不待山陰也若以史家書法言之
當云江水至禦兒與浙江合又東至山陰入海水經以
為至餘姚乃其誤耳或疑南江東下之道身程一帶地
勢中高此則海鹽又中高不知雖有高原豈無下隄江
水滙震澤而來所趨者為諸縣之下隄不相阻也乃若
不知而作者妄為杭志三詰三誤之編則不知柳浦之
本通不得于江湖內外之纏絡多作葛藤蓋可以箱其
口矣改善長于沔水篇曰浙江至臨平湖南合南江又
至餘暨東合浦陽江今誤本日浙江至臨平湖南合
浦陽江遂不可曉

水經濟水篇跋

說文四瀆之沛沛聲常山贊皇之濟齊聲絕不相混漢志所引禹貢職方古文皆沛也惟贊皇之濟則別焉自應仲遠誤合之然鄒善長即已非之而徐堅于初學記辨之徐錯又辨之王應麟又辨之陳大猷又辨之雖沿為莫能改正要之混沛而為濟未聞有以濟為沛者蓋贊皇之濟在漢志本名石濟續志始脫去石字但稱濟水誤矣不料樂史更從而甚之反以濟為沛而引衛詩以証之夫衛封域中有沛水無濟水衛女不能出宿于贊皇嬰陶之間也諒矣且樂氏以錢禰之禰為曹州之大禰則其去出宿之地益遠矣是自相矛盾也張自烈

不能辨王圻亦竟承樂史之謬顧祖禹又承王圻之謬其失大矣

水經漢水篇跋

水經漢水出河南密縣大隗山入潁說文曰異聲而說文又有漢水亦出河南密縣入潁則翼聲也乃求之水經無所謂漢水者而徐鼎臣注則漢水亦讀作漢聲與說文戾乃考之鼎臣之前先有師古其於地里志密縣下漢水亦曰翼聲與鼎臣合及細讀善長之注則曰時人謂漢水為勅水以音相類也則善長亦讀作翼聲故與勅混若異聲又何混焉愚竊疑漢水即漢水也故自潁水及沛水隄水之入潁者並不關更有漢水說文偶

誤重出而異其音徐氏亦覺其非而改之但未及申明
之此其失耳後攷之小學諸家則戴侗曰漢即漢之重
文其說是矣

水經泄水篇跋

許氏說文言水皆有依據唯以汶水為禹貢之濰水入
泗又以滎播之播為潘水是二大錯而餘無之至其言
泄水則有難曉者其曰水受九江博安洵波北入氏泄
水之出博安是也而洵波不知所在爾雅過為洵則當
是過水之旁出但過在淮北泄在淮南隔岸相望而不
相就許氏安所指手又自漢後不聞有泚水唯洳水一
名泚水見于左傳乃淮水上流之分支雖同入淮而泄

水不能入之既而思之許氏雖誤然誤亦必有因蓋其
所謂入氏者非泚也乃洳也水經洳水篇亦嘗誤云洳
水入泄至酈注始糾之寫本之誤又以洳為氏則蓋不
可通耳按酈注則泄水出博安入濡須其言有據故注
引說文最為而於此條不錄有以也夫

病中忽悟得洵波二字乃芍陂二字之誤文但考泄
水合濡水入芍陂亦非出也

水經江水篇跋

江水失去第四篇而青林湖以下水竟無考胡東樵
潛邱不知其闕乃謂已見沔水篇者真妄言也沔水乃
北江之流而中江將安所歸二老窮畢生之力以治水

徑不意其作此嚙語也按說文泠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今不知泠水為何水也又云泝水在丹陽今不知泝水為何水也其可考者唯漂水見說文亦見漢志應劭以爲南湖蓋今之丹陽高淳石臼諸湖也廬江之北湖見漢志則樅陽湖也而陵陽之淮水即秦淮則已見泝水篇矣攷漢志宛陵縣下云彭澤聚在西南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漢志之清水疑即說文之泠水也其地俱合應劭誤以此泠水爲泠道之泠水故臣瓚非之曰宛陵去豫章北界三千里又隔諸水不得從下逆至泠道而後入江師古以瓚爲是不知此乃丹陽之泠水于豫章以北何與乎杭人趙生一清曰清水蓋今清弋江

一帶頗爲近之

水徑滴水篇跋

滴水一名澗水乃牂柯江之下流分鬱水豚水諸川入于交州復至中土歷三十六灘而爲滴水本無所關於湘水其必引湘水而通之者秦史祿運漕之故也故湘滴所以通粵在于零渠水徑不知遂謂湘滴同源此大謬也范石湖曰滴水南下興安地勢高與湘水遠不相謀史祿始取湘之流而注之澗使北水南合作渠之法于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鐮背鏡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澗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

舟入一斗則復間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
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之巧無如此渠石湖
之言足補善長之遺蓋斜柳開草之謬

水經涑水篇跋

水經注之例凡羣水入于大水者皆詳志其原流若別
自有篇者雖于大水志共會歸之地而不復詳以本篇
自具也涑水別自有篇者也出於河東聞喜縣秦穀谷
過周陽又過安邑又過解縣而注于張陽池此其原流
也乃河水篇中河北縣又有一涑水水出縣之雷首山
西南流亦曰雷水逕桑泉俗謂之陽安澗水而西南流
注于河其原流各別蓋聞喜之涑即泚水也通鑑地里

通釋所云在陝州夏縣北四十里者是也河北之涑水
則雷水亦陽安水也通鑑地里通釋所云河中臨晉縣
東十二里者是也近人竟合而一之樂史曰涑川自聞
喜縣接河中而顧祖禹曰涑水即泚水下流自絳歷聞
喜夏縣安邑猗氏至臨晉縣界合姚暹渠而西出經蒲
坂又西南注于河名陽安澗水蓋自猗氏以上皆泚水
之原流也自臨晉以下則河水篇者是已此在水經一
百二十餘篇中一大疑案而未有疏晰之者愚讀涑水
篇但言涑水入張澤而不言張澤之所入又曰西北去
蒲坂十五里然則聞喜之涑水所入正與河北之涑水
所出相接而又皆名涑水道元不細剖之乃兩處並引

左氏伐我涑川之語則道元已自蒙混矣况千餘年後
乎厚齋雖兩列之而不甚了了遂日益無徵及讀唐
志虞鄉縣北十五里有涑水渠貞觀十七年蒲州刺史
薛萬徹所開自聞喜引流入晉以溉田乃恍然曰其兩
涑水所由合也則前此聞喜之流並不與臨晉通蓋至
唐而始合也故鹽池首說曰涑水中尾多窄至臨晉而
山谿諸水咸注之不知涑水本至張陽而止所謂中尾
多窄者出于人力之通遇此則又一涑水也若左傳之
涑川則原在聞喜不在蒲坂蓋王官城亦在聞喜也惜
不起樂頤而悟之

讀胡氏資治通鑑注

胡樸碩曰人若不自覺前人之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
失吾不能知也斯言真克己之論樸碩是注世人宗之
罕敢議者顧宛谿始摘其數條而未盡中其失也予細
讀之則不止宛谿所舉而已如東燕之石濟乃河水之
支流而以為回瀆之濟求桑邱不得而竟以汝南之下
桑里當之英布為漢軍敗于洮水之上洮水乃洮水之
誤而樸碩以為零陵之洮水他若以秦之廣陵屬九江
直是無稽之言予少時聞之慈水前輩馮君明遠極言
是注之失而未及叩其詳稍長亟欲盡其說而馮已逝
矣竊思一一彈駁勒為針砭一書病廢不果但樸碩注

之佳者實多予之欲糾之者正欲為其功臣也安得稽古之士成予志乎

題讀史方輿紀要

以汲水為禹貢之灘水其說出自許叔重果爾則鴻溝自古有之實與酈氏禹塞黃澤之言相表裏然世儒無信之者唯蘇子瞻頗然之不謂顧允恭亦主其說并以之改職方謂豫州其川滎洛滎非滎澤楚其灘通即汴水則近于謬矣其言三江主松江黃江東江言九江主湘江皆未當而謂英布所敗之泚水即震澤之泚湖尤舛宛豁地學實出東樵潛邱子鴻之上綜羅既多不能無錯然以則其大者不意其失言也

鮎埼亭集文外第三十三卷

題哀江南賦後

甚矣庾信之無恥也失身宇文而猶指鷓首賜秦為天醉則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後世有裂冠毀冕之餘蒙面而談不難于斥新朝頌故國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說者也即以其文而言亦自不工信之賦本序體也何用更為之序故其詞多相複漳南直抵為荒蕪不雅學子信少陵者多其肯然漳南之言乎若顏氏觀我生賦實勝於信益深有愧恨之意而非謬為支言以欺世者予嘗謂近人如東碕信之徒也梅村則顏氏之徒也同一失節而其中區以別矣

題蘇若蘭迴文詩

臧榮緒舊晉史載竇連波妻蘇若蘭迴文詩八百字名
璇璣圖見徐堅初學記所述崔鴻前秦錄蘇蕙始平武
功人陳留令道賢第三女年十六歸竇滔之甚敬之及
苻堅時滔為秦州刺史坐事被徙流沙蕙因織錦為詩
寄之實與臧書相合則天大周帝製乃謂滔妾趙氏有
寵蕙推辱之已而滔鎮襄陽遂獨攜妾之任飽蕙音問
蕙悔恨作此詩文選注引詩序又謂方滔徙時誓于蕙
不更娶既至沙漠背其約蕙作詩以贈三書所載不符
然臧崔生于六朝相去不遠較之隋唐以後之言似可
信近見阮亭先生池北偶談所書于此詩同異未備因

摭一則以備考証

跋韓侍郎致光贈吳顛尊師詩

予嘗以歐陽公唐書嘆天復天祐後無節義之臣推原
于白馬清流之禍士氣喪盡有以致之然恐當時尚有
其人特遭五園喪亂遂失之耳因追為搜緝補作唐遺
臣一卷其已見於史者曰司空侍郎韓侍郎羅隱梁震
輩此外尚有如孫郃陳向之徒尚可得十餘人亦稍慰
歐公之憾然莫能盡也韓侍郎丙寅在福州有贈吳顛
尊師詩曰飲酒經何代休糧度此生跡應常自晚顛亦
強為名道若干鈞重身如一羽輕豪釐分象緯袒跣揖
公卿狗竇跡光逸漁陽裸稱銜笑雷冬蟄震岩電夜珠

明月清侵簪冷江光逼履清半酣思救世一手擬扶頤
擊地嗟衰俗看天貯不平自緣懷節義可是計身議
論通三教年類稱五更老狂人不厭容行鬼應驚未識
心初許開襟語便誠伊余常服義願拜十年兄斯人非
唐之貞士棄官隱于黃冠者乎雖其名不可考然當附
之司空諸公之後致光又有送人棄官入道詩云社稷
俄如綴雄豪詎守株忸怩非壯志擺脫是良圖塵土苗
難綴纓綬棄若無冥心歸大道回首笑吾徒是亦一吳
顛也然則其時之埋形晦迹竟與草木同腐者豈僅此
哉豈僅此哉

跋韓致光閩中詩

劉後村曰唐史謂致光挈族入閩依王氏按王氏據福
唐致光乃居南安昌嘗遂依之乎後村之言是也而尚
未盡致光以丙寅至福唐主黃滔家丁卯唐亡戊辰尚
寓福唐己巳寓汀州之沙縣庚午寓尤谿之桃林辛未
而後乃至南安則其在福唐亦三年又二年而居南安
耳然致光之居南安固不依王氏即居福唐亦非依王
氏何以知之王氏固附果者也致光避果而出豈肯依
附果之人故其嘆郎官之使閩者曰不羞莽卓黃金印
翻笑羲黃白接羅鵲詩曰莫怪天涯栖不穩託身須是
萬年枝驛步詩曰物近劉輿拓垢膩風經庾亮污塵埃
喜涼詩曰東南亦是中華分蒸鬱相凌太不平悽悽詩

曰嗜鹽陵魯濟惠潔助涇泥間與詩曰他山冰雪鮮此
水波瀾生豈但于王氏無一毫之益且危疑百端矣讀
詩論世可以得其情狀也

跋唐人牛希濟荀息論

是論在永樂大典中其言唐憲宗以後遺詔擇
立太子不由大臣之謀皆左右近密建議既定
然後書奏令大臣署名民間謂之車轂狀宦官
謂之金輪圖嘗有請趙公同署名者公流涕不
忍執筆其子曰一門三百口在于今日遂代署
之宦者喜亟命以清列

按通鑑懿宗咸通十三年二月以刑部侍郎奉天趙隱
同平章事僖宗乾符二年二月罷五代通錄梁李振曰
懿皇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少以利其權是即希濟所指
也五代通錄唐書但稱宦官等矯詔立晉王不言所殺
原范質著

何人亦不及趙隱得此可以補其闕唐宰相表隱三子光
逢太常卿光裔膳部郎知制誥光胤駕部郎光遂相梁
光裔相南漢光胤相唐未知為代署者為誰隱為相二
年無一事可記車轂金輪六異聞也。

書程尚書子糾辨後

晦翁以朱子稱乃其沒後羣弟子推而呼之同時張敬
夫呂伯恭陸子靜葉正則陳同甫陳君斧薛季宣程可
久諸君大都曰元晦耳程泰之尚書仕孝宗朝卒于晦
翁之前而辨子糾文乃有朱子之稱况張清江乃晦翁
弟子所著春秋集注尚書不反見而亦引之則是文非
尚書作其出于捏撰明矣尚書遺籍如禹貢圖論易原詩
論北邊備對衍繁露雍錄予皆得見之惟此乃載于文
獻志者未知其何所出書以俟傳雅之君子

宋范少師式齋墨蹟跋

少師范公楷在理宗朝為名臣詳見表文清公慶元志

其詩文書翰則予未之見乾隆癸亥其裔孫核得其墨蹟一咏梅花絕句一咏茶花絕句其後鈐以清白家風私印是卷在范氏為世寶在吾甬上足補耆舊之闕凡甬上前輩詩在李杲堂先生選錄所遺而其人風節文章足重者幾數十家若尚書豐清敏公王宗卿珩蔣中奉璿鄭魯公若冲太師史文惠王朱少師翌張于湖表正敵正肅父子陳侍郎和仲史春坊友林陳參議西麓皇甫處士東生程教授時叔兄弟紀助教堂鄭教授駒予嘗于續選耆舊詩外追補十卷今核能購先世之墨蹟便一鱗片甲增文獻所未備亦賢矣哉

跋袁正敵公與舒和仲帖

原帖宜依一格

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在右多日不得上狀惟有辱仰即此冬杪晴寒伏惟侍庭春容尊履有相萬福某碌、乘障深媿無補惟日夜思歸當今仕宦大抵皆難若沿江州郡則難而又難者也財賦取辦于船稅舍之則無策征之則招謗過客終、有投贖者有挾貴者予之少即怒多則不勝其費此豈易區處哉官中錢物皆生民膏血豈可輕用寧使人誇且怒耳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礪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為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為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於書不敢廢况他人乎純仲近讀何

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再母、通向天寒更我保愛不
宣某頓首再拜和仲學士親家契兄侍右
右表正獻公與舒和仲帖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
也正獻是帖蓋在守江州之時觀其所述過客之難于
酬應德人之言也帖尾諄、勸讀書予嘗見延祐慶元
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畧與此相同深
戒學者務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為陸學者之習
氣正獻言之不一而是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
弊至於此則是傳子嗣也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表
不尔也故延祐志中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今跋此
帖正可以彼此互相證明往者臨川先生昌明陸學然

其病則言陸學絕無流弊如此便成矯枉阿私觀正獻
二帖而當時為陸學者之流弊章、如矣陸學精更正
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將該無根學者可不戒乎延祐
志中所載之帖跋于深寧王先生亦吾里中前輩也今
是帖再跋于小子敬惟鄉社前輩大儒之心畫歷劫猶
存此寒色正而小子衰殘病廢於斯道茫無所見年來
健忘昏耄古今經史日以廢業正獻是亦樸之精舍與
吾家近一葦歲時過從冒禁悚然足帖若藏於醉李項
氏今歸于江都閔氏

吳興趙文敏公父子兄弟夫婦舅甥墨蹟跋
小山堂長趙君石林意林兄弟出示松雪家門墨跡一

卷凡七幅後有吾鄉慈水陳文定公敬宗跋又有太原
傅山先生跋美哉天水之世寶也第一幅為松雪記事
予孫提頌行可者第二幅為管天人漁父詞四首第三
幅為公弟孟碩送劉父學正之任相川詩第四幅為公
子仲穆所書坡公念奴嬌赤壁詞第五幅為仲穆子考
徽所書章孝廉乞粟疏第六幅為公子仲光和草堂秋
興詩八首又和若拙詩一首第七幅首尾不完然就可
審其為黃鶴山人王濛所作子猷雪夜訪戴圖序山人
固公之甥也故附卷末文定為吾鄉名德碩儒向未嘗
見其手筆是卷以鷗波亭中父子兄弟夫婦舅甥墨妙
歸於谷材固趙氏之幸得見文定之跋又予之幸也別

父姓王氏吳人以字行其後以桐川學正改官慶元有
兵略方谷珍寇慶元總管輩不能禦劉父自請分守東
門累殺賊國珍以是不敢窺慶元者數年剛父去官而
慶元不復守矣予嘗嘆元史不載剛父事吾鄉志乘亦
莫為剛父立傳者僅見于方氏事畧書中予嘗過東門
為賦王學官故宮詩編入句錄土音適見孟碩贈剛父
詩因牽連書之

跋月泉吟社白湛淵詩

湛淵在吟社中爰姓名為唐楚友不知其為吾鄉舒文
靖公之後也生十齡以孤穉隨母養于白大德庚子任
毗陵教授戴剡源勸其接范公例復姓未知果然否要

為吾鄉一詩人

書劉文靖公退齋記後

許文正劉文靖元北方兩大儒也文正仕元而文靖則否以予考之兩先生皆非宋人仕元無害後世以夷夏之說強之是未審乎上天作君之義其言固不足信然以元開創規模言之其不足有為可知則不仕者自以遠矣文正從祀而文靖則否誠不可謂非屈也然吾讀文靖退齋記謂世有挾老子之術以往者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是乃以術欺世

而即以術自免斯其言未知其所指也及讀楊奐事俊氏為祔祠記則曰先正得時行道大闡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作之曰老氏之學也以祠記之言合之則所指者即文正也豈當日文正辭左轄居祭酒蓋有見於事之難行而姑思以儒官自安故以是抵之與要其在當日必實有所見而今不可考矣文正之仕元世多遺議予蓋不盡以為由文靖之言觀之則知苟非行道之時必不當出亦不當擇地而居之蓋立人之朝即當行道不僅以明道止不能行道而思為祭酒以明道不如居田間而明道之為愈也斯其文靖之意而非後世之論也並則文靖高矣孫徵君奇逢最為表章

文靖之學而未及此適校元儒學案因表此案附之於
後以存先儒異同之故焉

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

劉文靖公渡江賦前人論之多矣瓊山以為幸宋之亡
黜其從祀後集則以為欲存宋夏峰力主後集而論者
終未釋然于瓊山之說予以為兩家皆非也諸公蓋但
讀其賦而未嘗取其集考之故不能定其案明儒讀書
之疏大率如此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元又何
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
豈有身為元人而自附於宋者真妄言也文正仕元文
靖則否何也文靖蓋知元之不足有為也其建國規模

無可取者故際身而退不然文靖已受集賢之命非竟
不欲出者也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之為奸
臣所誤留行人以挑師鬻耳蘇天爵以為哀宋是也哀
宋則固非幸其亡而亦非有幸于存之所謂置身事外
而言者也吾請徵之於其詩其憶郝伯常曰一檄期分
兩國憂長纓不到越王頭末曰飛書寄與平南將早遣
樓船下益州此其罪宋之無故而執使臣也但據此詩
而言其詞頗厲哉乎若幸其亡者而止不然其題理
宗南樓風月圖曰試醜陰山勅勒歌朔風悲壯劔山河
南樓煙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又曰物理興衰不
可常每從氣韻識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辨南樓一

夜涼

理宗自題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才到中天萬國明則藝祖詩也

其題理宗詩

卷曰已未天王自出師

眼肯興廢想當時臨江醜酒男

兒事誰向深宮正賦詩是三待者皆以痛晚宋之君不

恤國事自取夷滅而非幸之之詞其題理宗緝熙殿硯

詩曰使君持送緝熙硯檢音才到山中人四十三年如

電抹此硯曾經秋復春題度宗熙明殿墨詩曰松風生

哀硯滴似許優游解亡國只今誰有哀江南寶氣不

受鶴結鐘書事詩曰唱徹芙蓉花正開新聲又聽採茶

哀秋風葉落踏歌起已覺江南席捲來以其哀之至矣

豈幸之乎至其書事詩又曰路人遙指降王道好似周

家七歲兒此則尚論陳橋之事之非而傷天道之好還

其與伯顏得國小兒失國小兒之語正自不同故過東

安趙氏先塋云今古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至

曰朱張遺學有經綸不是談誤世人白首歸來會同館

儒冠爭看宋師臣此似美家鉉翁之徒而作又曰風節

南朝若不伸汴流直要到崑崙世宗一死千年欠此是

黃河最上津此是斥劉夢英之徒而作其咏海南島曰

精衛有情啣去華杜鵑無血到天津酸、解墮金鉤淚

未信吳兒是木人凡此皆文請置身事外平情論事之

作存之幸之俱無豫也至其不肯仕元之意亦皆見之

于待其咏四皓詩曰智脫秦綱義動英主顏鄙哉山

林槁搏也或可班安得六黃鵠五老相追攀四皓固嘗

入漢庭希弟亦朝宋祖而皆不任文請以云自况也又
日孺子誠可教從容濟時艱出處今誤我惜却不早還
託興于四皓之輔漢惠而終不能安漢以見已之不肖
留也故題嚴光詩曰為陵成高節此亦天子恩中庸久
燕沒矯傲非天民其言皆和平中止以求出處之宜然
其傷時之意則累見之和歸園居詩曰人生喪亂世無
君歎誰仕滄海一橫流豈由已和擬古詩曰忍飢
待竹實溪山今何之歌以雪鳳謠亂以猛虎詩和雜詩
曰太元豈無知不覺世運迫為問莽大夫何如成都陌
又曰西山霍原宅古跡猶可稽長吟豆田謠慈雲菴前
涯則時政之謬而思晦迹以自保明矣然其和歸園居

又曰乾坤固未壞杞人已哀鳴誰知無所濟安敢遂忘
情和擬古詩曰客從閩洛來高論聽未終連袂古英傑
秉國或從戎生世此不惡君何守賤窮急呼酌醇酒延
客無何中和雜詩曰朝耕成都田暮採成都桑則文請
豈忘世者特危於其時耳其和咏貧士曰凶明老解事
撫世如素琴豈有江州牧既來不同斟是則戒心于霍
原之禍而所以勉受徵書者也蓋文請之不仕于元本
不因宋雖亦嘗祀楊雄羨管寧陶潛而與諸人有故園
故君之分者不同况文請先世皆仕金故哀金之待不
多和歸園居詩曰陵谷變浮雲家世如殘局區、寸草
心依然抱朝旭過陳氏莊日陳氏園林千戶封晴樓水

閨園春風翠華當年此駐蹕太平天子長楊宮又日今
我獨行尋故基前日家童白髮垂相看不用吞聲哭試
賦宗周黍離離題金太子唐人馬曰天教劫火由此幅
玉花浮動青連錢英靈無復汗石馬悲鳴真是泣金仙
題金太子墨竹曰策書幼少顏色晏山夜哭遺山翁
我亦飄零感白髮哀歌對此吟飄雙蓬早發儒士曰別
家志再宿桑海問何年過奉化曰百年元魏史千古汝
南哀宗道人詩卷曰知音有銅狄逸史初金源集白贈
王運才曰邵平原入漢王粲不歸秦上塚詩曰故國無
家仍是客病軀未老錯呼翁登中山城詩曰陵遷谷變
橫屍地卵覆巢傾死節法垂髻諸孫生氣在九原精爽

凜猶新謂其從伯祖死貞祐事也稚州詩曰洒落規模
依顯德承平文物記金源又題金太子墨竹曰手澤明
昌秘閣收當年緹襲為誰留露盤流盡金人淚應笑翔
寫不解愁跋遺山墨蹟曰遺墨數篇君惜取注家參校
有他年此皆其哀金之作味之似過于哀宋者蓋其先
世所當任事也文靖生于元代見宋金相繼而亡而元
又不足與輔故南悲臨安北懷蔡州集賢雖勉受命終
敝屣去之此其實也瓊山後渠所云不皆成嚙語哉

跋戴剡源與先泉翁唱和詩

剡源答泉翁詩云酣歌待約東隣伴潑面時風漲海
瀾又云更有隣牆全處士醉吟餘泛百杯寬是泉翁

寓杭後所酬唱也今泉翁詩自吟社而外無復存者矣

跋蒲壽宥詩

顧亭林紀蒲壽宥事令人髮指明初禁錮蒲氏子孫
諒壽宥之後亦同在其中可以報之矣偶見其為屠刺
血寫法華經詩云丹心何切之滴心不滴血縱使血可
乾其如心不竭曷烏啼作花至今萬山嶺殺身以成仁
遺訓有先哲何其謬為激烈語一至此耶然讀其詩終
無沉痛之意如伶人唱牧羊曲仍無豫已事耳

跋楊文懿公家牒後

文懿公長子茂元得刑曹而寄之牒以為吾始而喜繼
而憂終而恨以進士多外補今得京職父子足相聚也
故喜人命至重初筮而得刑曹恐有失也故憂自後恐
不復讀書遂為俗吏故恨教子如此可以為天下人父
之鹄矣雖然歐公與人言多談吏事不及文章則吏事
亦學也公又何恨茂元後官侍郎為名臣不愧其父云

跋唐荆川與萬鹿園札

荆川與鹿園札三十餘紙予得其七荆川文士而好談兵
鹿園大將而喜講學觀其翰札往來猶憐之也九沙七十
予以此紙為壽九沙喜曰吾家珍也因命予為之跋

跋豐考功札

考功與周中丞每厓札言其子蓋有萬夫之勇又極言其
不孝考功有愧于學士宜其子亦多忤耳然嘗見登詩
又頗醜藉不似勇夫也

題石齋先生遺詩

石齋先生遺詩其中真筆不及半但觀其湊成三百十一篇
便是村學究所為強合毛詩之數者用卷說曰侯據三韓
之地漁陽突騎所出而不能用是以陽翟之韓為即三韓
以三韓為即漁陽曾是讀破萬卷之石齋為此言耶

跋王節愍公手蹟

甲申之難浙中殉節者多而杭人無有乙酉南都亡其家

居而死者陸大行錕庭王即武昭平祝貢士閔美死于
師者翁都督也盡江之役褒卹諸忠但及大行不及即武吾
鄉董戶部次爭之日死國一拜何以有偏豈以錕庭甲科即
武乙榜耶今之甲科賣國者相望也由是即武得賜謚
節愍今年冬抄得見即武手蹟于戶部後人乃國難前
所寫密摺扇知即武于戶部有夙契即武不負故國戶部
不忘故人然豈有私哉丙戌而後死義者有陳太僕潛
夫陳將軍萬良徐主事復儀俞主事元良周貢士宗彝
張將軍起芬姜指揮國驥吳都御史闡禮吳太學維修
姚都督志卓姚太僕奇胤湯守道張都督聖郁太令
廷章皆即武與大行為之倡也因章連書之即武均係壬午

御貢進士于遺民中最苦節亦應附志

錢忠介公墨跡跋

往與萬編修九沙搜輯因固未造忠義諸公墨蹟獨以
不得忠介錢公書為憾已而得其為諸生時試義殘快
喜而裝潢之屬予跋尾予遂以未作九沙寓亭不戒于
火是冊亦歸天上悵惋無已今年忠介嗣子濟恭購得
此卷乃忠介自書咏史諸作筆法洪蕩清妙為之驚躍
再拜循環把玩惜九沙已為古人不及見此墨寶也濟
恭方與予編公遺集因以是跋附之集後

錢尚書牧齋手蹟跋

牧齋手蹟共十幅在馬研祥家皆與馬氏羣老往還者

第一幅云足下奇士遺此奇窮此天所以善成足下也
楊大世作者才時貧病艱危備所不堪吾堂增慨建監
無烈于大洪者彼固於窮困時辦此矣足下當得力
于此其善矣然則牧齋晚節披猖強以少年甲第清
華故累之即其云曹生能拯清濁可謂不負吾門閭人
若此果當置清濁于何地清濁指黃忠烈公也忠烈之
被逮上疏爭之者葉廷秀涂仲吉周旋其事者彭士望
以二千金為餽索饋者戴初士黃商侯顧不知曹生為
誰幅中所及人物如錢不識孫子度呂季臣陳子木皆
禾人則疑是曹信事遠思當更考之聞有周之夔故異
黨也此果者必其人矣振公亦不知為誰第二幅云劫

灰之後歸心佛乘急欲請書本藏經以供檢閱聞霍魯
齋作守道此好機緣春夏間欲往訪之兄過嘉禾幸為
商地主不至栖、旅人也內典可更為一覽訪嗚呼禮
塵千索禪力何在不覺為之一笑第十幅云春宵一刻
先令細君滿引一杯以助千金之興細君指柳氏也予
聞之用鄉山謂牧齋年六十回柳氏年二十四歸之容
有訪之者柳氏出倚酒依然舊日風流觀此笑并前索
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黃忠烈公見諸弟子有與女校書
詩者輒戒之牧齋跌傷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
謂此卷歸吾友趙六意林令予跋之予學殖荒蕪未能
詳覈良自媿也

高鴻臚夢箕手蹟跋

南都王之明一案以鴻臚起而亦大受其累其被刑也
昂首答曰區、之誠二祖列宗所共鑒也至今聞者為
之神傷是札云訛傳驚恐撫撫的確只有在山困頓聽
吾主命而已是殆王案未了時而又云在山幸本土之
人修防固守亦似可保但恐大亂皆以南通括蒼為退
步而資斧難延恐為首陽之績則又是南都已破時而
又云大主在上必不令人枉死則是赦王未擒時吾
友趙六意林以此狐疑令予定其時日愚以意度之鴻
臚既還山則王之明已訊畢特爰書恐尚有後命耳而
報赦王聞江都之信奔蕪湖北兵直下秣陵浙中亦風

鶴文警故有南通括蒼之說然尚未聞請南消息則故
君尚在也大政當如此

魏庶常子一墨蹟跋

子一書畫俱工同年孟公章明得其所贈便面以交梨
匣貯珍之孟公早攀橋山之髯子一以蓬蒙誘傷哉然
子一致蠟書於夏峰謀殺賊而欲以唐通為應則無知
人之明矣唐通豈可恃耶若其書之工觀此便紙已得
其槩

無名氏手蹟跋

此札不知姓名觀其與閩人構難之語外屈其形內食
其心是黨人之多事者可以想見明季甘陵之禍

跋李昭武先生墨蹟

昭武先生與先贈公最厚故予家所有詩箋尺牘箋頭
極多然予少時但以書人詩人目先生年稍長始悉先
生之大節因為之作墓幢之文顧里中人知者蓋寡
矣是春乃先生年淮碑論書以贈陸文春明者先生之
集已亡則是論尤所當存也李君海者為其族孫以未
得先生墨蹟為憾予因贈之而跋其尾并書其墓幢文
于前

跋周鄒山先生墨蹟

鄒山先生之書博觀諸家略迹取神藏鋒鉞于渾朴之
中論者以為先生之畫勝于文詩勝于畫書勝于詩蓋

確評也予謂如先生之書方可當雄健之目

跋林太常輓姜怡事詩

蘭菴太常輓姜敬亭詩姜氏未嘗刻予家有其手卷蓋書以正先贈予者乃知敬亭避地天台江干之役太常輓之出仕監國而不赴又言吏部嘗與太常同事姚江戎幕則戊子以後浙東山寨中事也此皆野史所未及者足以當待史矣

書毛檢討忠臣不死節辨後

蕭山毛檢討有三大辨其一為忠臣不死節異哉其立言也忠臣固不必盡死節然不聞死節之非忠臣也世知檢討此文由盧鎮遠銘續表忠記而作而尚未悉其始末鎮遠吾鄉前輩也初任蕭山教諭檢討前此以諸生入故將毛有倫幕頗肆志于鄉里團安後亡命其後藉施愚山姜定菴力得復博士弟子籍怨家不能志情多相齟齬而又以制舉荒落連試下等鎮遠獨奇其才拂拭之倍至檢討亦感之甚其所謂師弟非尋常學舍中人比也鎮遠所作續表忠記其初為^集趙給事吉士所雕二集為程上舍其所雕皆與檢論^定而出者剽剽時即

今檢討為之序今所雕乃檢討手書本字畫甚拙可覆
審也鎮遠遷官而卒檢討志墓亦載其事已而京師有
戴名世之禍檢討懇甚以手札屬鎮遠之子曰吾師所
表章諸臣有干犯令甲者急收其書勿出也其子奉其
戒惟謹乃檢討懇未止急作此辨而終之曰近有作續
表忠記者猥以長平之卒監元國殤而假託予序恐世
之人不知將謂不識名義自我輩始故不可無辨又改
其志墓之文曰公之續表忠記假予為序嗚呼何其悖
與檢討不遇避禍遂盡忘平日感思知己之舊斯猶稍
有人心必不肯為而由此昌言古今忠臣原不死節夫
負君棄國與夫背師賣友本出一致檢討之心術盡于

斯文檢討之生平盡於斯文其柵、茂華時蓋可想矣
檢討所作鎮遠墓志底本并其手札至今猶藏盧氏其
子嘗流涕出以示予、因為記之若以續表忠記言之
其紀事誠有未覈文亦多不工雖予不敢以其同里為
之辭特檢討親為之序而反覆如此、其心原不為書
之是非起見則可賊也天門唐庶常建中曰君始置檢
討弗問蓋諒其非本心耳予大笑而歛之

結崎亭集外編第三十四卷

跋六經輿論

竹垞先生辨六經輿論據漁仲所上書祇有書考書辨
馮詩序辨妄詩名物託春秋考春秋列國圖諸經序刊
謬正俗跋而無輿論且謂其書儀論頗與通志不合
然其于是書之妄有未盡者蓋漁仲卒于高宗末年其
于乾淳諸老則前輩也而書中稱薛常州者四則孝宗
以後之書矣稱朱文公者一則寧宗以後之書矣又引
晁公武易解皆漁仲後輩也而最發露者其天文總
辨中論鬼料竅一條謂夾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論之尚
得以為漁仲所著乎乃吳明中葉人傳是書為漁仲而

行之者蓋終未嘗讀是書也予又觀其論易先天諸圖
謂康節得之希夷將啟手足之際則作是書者其于人
之代系源流本不知也其引福州道藏所刻郭京周易
舉正則意其亦閩人而要其中議論固有蕪前人所未
逮者如論秦楚之類是也惜其撰人之不傳耳

題豐氏五經世學

豐氏既謬造石經河圖石經魯詩石經春秋石經大學
又謬造高麗尚書日本尚書于是又造先賢先儒所為
諸傳記以輔翼之而皆托之清敏或其大父方伯所傳
梨洲別傳記之畧是豐氏嘗朱子無所不至夫欲譽之
亦必所言不謬于時代之先後以庶幾人之或信不啻

任日用內也今托于却陵川之言謂史衛王通于楊皇
后朱子館史氏因為大夫得見小君之禮以附會之門
人或問所出則曰忘之使朱子而果然則較之豐氏之
背父逢君良不甚遠不知朱子卒于慶元六年史之官
未達也歷開禧至嘉泰三年史不過吏部侍郎猶然傳
從是年誅平原始執政史雖以內援得成功然非有共
仲僑如慶克之活豐氏豈特得罪大賢即史衛王當擊
之矣且朱子何嘗館史氏館史氏者慈湖楊文元公也
陵川則江漢先生之徒力宗朱子者也豐氏非漫不讀
書之人而悖誕至此其病狂以後所為無疑也若其中
亦有可未者不當以人廢之則梨洲之言良然

書朱子綱目後

黃勉齋謂綱目僅能成編朱子每以未及修補為恨李果齋亦有晚歲思加更定以歸詳密之語然則綱目原未成之書其時同門賀善爭之以為綱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是後修書尚九種非未成者但觀朱子與趙師淵書則是書全出訥齋本之朱子者不過凡例一道餘未嘗有所筆削是左証也著述之難即大儒不能無餘論雷同附和之徒遂以為春秋後第一書可謂耳食苟或能成朱子之志重為討論不可謂非切臣也但世必大駭為蚘蟥撼樹耳

跋劉宗周朗選舉疏

三代以下之士衰甚矣選舉之法徒有其名無其實士亦無復立志者倘讀通典劉宗周武帝時用朗上疏欲令二十五家置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禮習經五年有成升之司徒習禮三年有成升之司馬若七年不能明經五年不能達武雖以鄉子弟長歸農園孝弟不能行也愚謂此即明初社學之制洪水之間蓋嘗行之而惜其不久也七年五年其期稍迫寬之以十年八年可也

跋王荆公改正經義劄子

荆公改正經義劄子其中第二道曰臣近具劄子奏乞

改正經義尚有七月詩剥兔者剥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謂不合刑去如舊說倘合聖心乞付外施行取進止按毛傳解剥為擊故釋之音普卜翻荆公不以為是乃以養老去皮解之偶一日至野老家問主人何在其家曰撲兔去荆公悵然自失歸而請刊去之容齋隨筆記此事以為荆公亦非竟執物者然其力行新法同朝諸君子之言豈獨反不如野老家而經義之誤可改國事之誤必不容改不得因此而謂之非執物矣

跋高孝兩朝御墨

錢唐丁高大純丁得宋楊和王家所藏高孝兩朝御墨一卷其中并有賜和王子者予見之嘆曰此風雲慶

會閣中故物也是閣在和王洪福橋里第所以貯奎墨者也先是和王卜宅中為大府旁列楮子四宅極其宏麗一浮屠謂之曰此龜相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宜引湖以環之和王方被殊眷即上請之思陵思陵許之于是和王督濠寨兵數百又募民夫連晝夜為之三日而成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先凡數百丈工成而言者繼至思陵諭之曰沂中有平盜功雖盡以西湖賜之亦不為過御等容之言者乃止和王復用僧言建高閣以御賜風雲慶會四字揭之而供奎墨焉蓋亦取昂首俯湖之象相傳百有餘年辛巳其家捨閣于佑聖觀楹者以為龜失其首將不利矣次年果大火數百楹無孑

遺而是卷得存不可謂非天幸也嗚呼中興多名將如
鄂王靳王或誅或廢即劉太尉之功晚寓都亭為吏但
遷太尉方病以憂卒其得窮極富貴者惟張循王次之
即和王觀濠州之役訛傳金兵將至和王先遁循王
張皇無措得劉太尉乃始鎮定其後循王附會政
府排斬王隋却王而和王亦承奸相令親至鄂王第
押令詣獄若以中興之功論二王皆遼東豕耳三復思
陵西湖可賜之語君子以是知宋之所以終于南也

跋汪伯彥封事

紹興七年高宗以逆強師退手詔問諸舊輔以善後之
計故相則李綱汪伯彥朱勝非呂頤浩秦檜故參政則

顏岐李炳張守王綰故樞使則韓肖胄諸公封事李為
最呂次之其餘亦尚有可未獨顏岐等二無一建明岐
故十人力阻忠定入相者也尤異者汪伯彥之封事假
萬全以為元老決勝以為將軍如相如賦子虛無是之
比而終之以夢見箕子令其以所見質諸天子斷自神
筭蓋意中猶主和議而不敢明言耳其語亦絕非奏對
之体令人竦一笑也秦檜請聲劉豫之罪而陽推金人
以歸其備交之計則仍是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說而
不敢言中原人歸劉豫者以是時方戰勝也

跋周南仲開禧勅後

右周正字南仲山房稿中開禧擬奪秦檜謚勅也按建

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為博士定謚曰忠
敵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勛業冠古今之語開禧初李季
章為禮官請易以惡謚奉常定曰謚醜議上佗謂同
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敵之誥已拘取矣佗謂死史
彌遠當國乃復還秦氏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檜
爵改謚醜醜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勅中
叙郅王寃狀淋漓悲壯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
所當勒之郅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跋月泉吟社後

月泉吟社諸公以東籬北窓之風抗節季宋一時相與
撫榮木而觀流泉者大半皆義起人相爾汝可謂壯矣

然當時主盟如方謝吳三先生至今學士皆能道其姓
氏而社中同榜之人自仇近村而外多已湮沒不傳向
微是書之存則直與陵谷同清淺不亦危哉其間有可
疑者第三名高字為杭州而塾梁相字必大而十三名
魏子大亦武林九友會梁必大第六名子進為分水魏
石川先生名新之字德夫而五下三名子直亦分水魏
石川第七名栗里為金華楊龍谿名本然字舜舉而三
十六名觀我亦金華楊舜舉十四名喻似之為分水何
教名鳳鳴字逢原而四十五名陳緯亦分水何教名鳳
鳴皆一人而兩見十三名鄧草暹為三山劉汝鈞君鼎
親蒙山而十七名田起東為崑山劉蒙山則異地而同

名四十名柳圃為月泉竹隱陳君用而四十六名陳鶴舉
六月泉竹隱陳君用又五十七名有柳州月泉四十七名
臨清為建德王進之而四十九名亦王進之建德五十
九名无長卿為義烏陳希毅而五十一名聞人仲伯亦
義烏陳希毅竟連名而疊出豈當日慶詞隱語務畏人
知不憚繆亂重複以疑之耶抑歲久流傳或有訛誤近
世雖本未及是正耶是皆所當保之好古者之考証也
夫吟社人物職志昭然然其勢錯執且至此况荒亭野
哭遷舟移榜其為張孟兼所不詳者尚可問哉若槐
憲居士黃景昌嘗著尚書蔡傳正誤見兩浙名賢錄湛
淵白珽則本吾鄉舒文靖公之裔孫養于白氏見剡源

先生集

心史題辭

亡友長與王敬所嘗為予言心史必是偽作予是其言
而無徵也已讀瀾百詩集其中引萬季野語以為海鹽
姚叔祥作則敬所已下世嘆其不得聞此佳証也嘗以
語錢唐厲樊榭則謂叔祥豈能為此詩文予謂瀾萬二
丈皆不妄語者必有所據鄭所南別有錦錢集明崇正
中尚存梨洲先生嘗見之予今求之不得但從永樂大
典得見其奇零者向使是書而在以之勘對心史當有
敗闕但不知叔祥何故造為是書雖非真本要屬明室
將亡之兆也已

跋袁尚寶記北京營造始末

袁尚寶有記北京營造始末一篇謂左副都御史李慶
引用梓人蔡新使登御列部蔡官即濫起人夫恣為魚
肉死者幾百萬初上命月糧之外每旬賞鈔病給醫藥
死給棺慶新二人與都督薛祿指揮沈清等盡為乾沒
月糧則以死為生冒領入已殿成上命大醮以慰死役
者慶懼以濫役得罪祗開萬人以上者半年而三殿災
有由來也夫按慶新不足言薛都督名臣也何以依阿
其間尚寶親見其事不應有誤姑存之以補明史之闕

黃南山題

黃南山孫溥字存吾作閩中今古錄謂程尚書徐以文

一閣曾見之

此書在... 閣中... 曾見之... 卷中... 記述... 事蹟... 甚詳... 且其... 筆法... 亦極... 有... 意... 也... 故... 知... 半... 隨... 前... 見... 錄... 也...

題崇禎遺詔事實後

江藩瑞昌悼順王元孫鎮國中尉統毓纂述遺詔事實
一卷時年七十一矣其辨野史妄傳遺詔參錯字樣極
悲痛然所紀事實亦多舛誤如襄城伯李國楨之葬梓
宮並無其事當時所妄傳也太子已陷賊營而日不知
所之聞齊化門者曹化淳非杜勳也若范文烈公係揆
輔而以為刑部尚書倪文正公係計相乃以為禮部侍
郎王侍^家即^家以為太僕孟侍郎北祥以為左通施副都
邦耀僅稱僉院吳太常麟徵僅稱戶科而用御史亮工
忽稱副都不謂身列宗盟竟未見朝籍并官簿之崇卑
未之考也至如侍郎張忻再入

本朝而以為榜死行人謝于宣實榜死而以為逃則是
于死生亦未確也其餘不勝枚舉又若賀太僕王盛並非死
于甲申者不知何以附而入之筆墨甚謬附絕句四
十二首六不工然選明詩者不可竟遺其人也予友張
增取以示予因題其首

書和門張侍御請毀逆庵墓疏後

京都西山碧雲寺有逆庵魏忠賢生時所造塚宮碑兀
立乃崑山南樂兩相撰文奄誅後塚如故入

國朝猶完好相傳寺僧拱護甚力遊人過者多以穢物
投其碑寺僧俟其退即洗濯之康熙辛巳張靜斋侍御
既請毀之得

昔先行予謂前此國寺僧之愚而使崑山南樂長留面目
供人嗤笑亦一快事毀時惜不取碑文榻數本附之三
朝要典之後足當桓大司馬流芳百世之意也

韓譜為之江都馬涉江兄弟因購宋槧得見舊本遂與
韓譜合刻中有新唐書二條謂据子厚先侍御史神道
表稱中書令奭乃于侍御為曾伯祖列傳蓋承韓退之
墓志之誤而奭字子燕列傳以為子邵者非俱見讀書
之精但子厚柳評事墓志則濟房尚書四州刺史實仕
于唐而譜以為仕于隋豈歷事兩朝者耶至楷生夏縣
令鐸同奭長安少陵則譜所載三子竟遺其考以是知
考証之學其難如此涉江嘆曰有是哉屬書之于其後

跋柳先生年譜

柳先生年譜一卷不知誰人所作大約宋人做呂汲公
韓譜為之江都馬涉江兄弟因購宋槧得見舊本遂與
韓譜合刻中有新唐書二條謂据子厚先侍御史神道
表稱中書令奭乃于侍御為曾伯祖列傳蓋承韓退之
墓志之誤而奭字子燕列傳以為子邵者非俱見讀書
之精但子厚柳評事墓志則濟房尚書四州刺史實仕
于唐而譜以為仕于隋豈歷事兩朝者耶至楷生夏縣
令鐸同奭長安少陵則譜所載三子竟遺其考以是知
考証之學其難如此涉江嘆曰有是哉屬書之于其後

再題柳先生年譜

王厚齋曰柳州之文多誤入者馬退山茅亭記見于獨
孤及集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皆屬崔元翰作請聽政
第三表文苑英華乃林逋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
百姓之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代裴行立謝後鎮
表行立移鎮在柳州沒後柳州謝上表共一乃李吉甫
柳州謝上表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敏曰係博
士韋壽作而愈膏肓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若為裴令
公舉裴冕乃即說作柳州之生冕薨已五年矣今按譜
中所列尊號六首柳州謝上表未及刪其係亦知其為
贗作而削之矣

題范文正公年譜

是譜為吾鄉樓宣敵公所編而公五世孫之柔校正者
又有補遺一卷言行錄四卷皆元時刊本自公少有育
于朱氏之事淄州齊州爭所謂長山者紛莫定予嘗
見永樂池州府志中有宋丁黼于理宗紹定一年作池
州范文正公祠堂記以青陽朱氏所藏文正手帖及謝
太夫人畫像為據而府志折衷之曰朱氏實籍青陽而
青陽之長山不可以為文正之書舍文正實寓淄州而
淄州之長山不可以為朱氏之本貫蓋文正後父文翰
本池州人而嘗任淄州長史太夫人于是時歸之故文
正讀書于淄州之長山其言足以解紛矣今年譜竟曰
淄州長山朱氏何耶文正貴後贈後父太常博而以蔭

補朱氏子官朱氏于公有極育恩移蔭以報之則可至
贈及後父則過矣不可以太賢而曲獲之

書却氏族譜後

偶見法帖刊誤一書宋黃伯思著其中有曰晉却氏自太尉鑒以後遂為江左名宗其字讀如尚書飾飾之飾世
人俗書却作却呼為却洗之却此大謬也却洗晉大夫
卻毅之裔却鑒漢御史大夫却慮之後按漢有益州吏
既不同音亦迥異唐人如陸魯望之博雅亦有一段清
香染却即之句蓋沿俗耳愚按尚書飾飾之飾孔傳讀
作如字伯思所据乃孔傳也鄭注則讀作背今多從之
說文却成周邑在河內杜氏曰河內野王縣有却城以鄭

通志例當是以邑為姓又按戰國策有飾疵却既與飾
通或即飾疵之後

跋槎湖張氏族譜

佳文端公志經籍其譜系家則吾鄉槎湖張氏之譜
在焉張氏之譜修于東沙尚書有善有惡區別森然蓋
譜系中所未有先官詹修全氏譜族祖見山先生實秉
筆欲用其例官詹難之而止或問予曰兩家之見孰是
予曰皆是也尚書取法國史一筆一削如霜松雪柏讀
之凜然知懼官詹則為孝子慈孫起見有取于包荒之
義非僅之懷府起之恐也及見戴帥初集其序官詹孫
氏譜乃知尚書之例蓋出于孫氏

跋田表聖墓志

田侍郎之直節無可置議其在太宗朝嘗請封禪則一
言以為不知也漢唐以來請封禪者無一非導視之臣
侍郎非其人也特其晰理未精耳嘗是燕雲未復銀夏
為梗開國之初較之漢唐劣矣尚欲啟其侈心乎不謂
侍郎有此失詞也范文正公作志不知何以尚載此事
至謂真宗最眷侍郎二子在喪中仍給月俸則古今卹
典中所未有者

書宋中大夫用公家傳後

予纂古今親表錄見者多謂其徒費日力不知門地分
而流言出未嘗不有補于世教吾鄉宋中大夫用公鏐

列元祐黨碑大夫之舅氏范忠宣公純仁右丞純禮侍
制純粹及大夫初娶婦翁胡右丞宗愈再娶婦翁王學
士觀中表兄弟范開封正平九族之中登錮籍者七人
予既牽連書之而深嘆臣子門第之榮乃正國家氣運
之厄偶讀陳忠肅公璿與其兄書云章氏議却不成衆
師極憐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
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
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奉家好善故就之戶曹即
大夫也讀忠肅之書可想大夫一門之賢而其得力于范
文正公胡文恭公之典刑者亦豈少哉文正婚一為賈
東明蕃以不附新法忤荆公而宣之出自馬樸為温公

羣從官侍郎握節苑于金大夫胡氏之私則僚婿節
考功忠臣亦在黨禁可謂極同岑之盛矣偶從大夫之
裔孫見其家傳更書予親表錄中所載以示之

跋王檢正庭秀傳

檢正為黃浩翁詩弟子宋史及吾郡舊志皆列其善行
而深寧因學紀聞謂其所著磨衲集以鄭介夫為妄
言以陳少陽為鼓吹是與豐之法度罪元祐之紛更謂
黨人子弟為謬賞謂蘊黃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
之學于墨釋詆趙張二相尤力質之宋史及志乘所
書迥然不侔深寧必非誣善者而宋史及舊志不應妄
亂黑白至此予友厲樊榭作宋詩紀事定以為兩人宋

史有傳者為慈產者唐初集者為鄞產按宋史之王
庭秀本傳因以為慈谿人而其子璧實遷于鄞豈舊志
因之而誤耶合兩人為一耶然樊榭所載之官與其字
則二人曾不少異終非有以據惜不得起深寧而問之

跋曹定之傳

四明舊志俱不為曹吏部立傳祇上虞志有之然不能
具其顛末槐堂陸氏有與吏部論學書而傳不言其
承學統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錄傳亦畧之近時鄞
志始以此入之特行要正為識其小者按劉後村集有
哭吏部詩曰江表依公稍自強晚節自愛聞朝野共淒涼嘉禾
北府兵皆散笳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康時才業未全伸自愛

番土築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則吏部由京朝官
出守藩其時益開禧嘉定之間江淮方有兵爭而吏部
嘗著勛業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
尚登陴募敗兵天奪老人閔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
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為念然則吏部之節
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嘗博訪遺事以補宋史之闕

鏞近纂鄞志從象山學案中知其為沈端憲故介

端憲以同學于槐堂又從鄒文靖集得其祭吏

部知其由宣州幕職通判江州擢知州遷浙西運

副晉轉運使安撫淮西最後讀袁正敵公集有義

倉記有東湖書院記皆為吏部作述其在江右時

諸善政^知其科第之歲月而後村詩中所云則係
其安撫淮西時事惜無可考獨文靖祭文中有強
鄰驚龍語殆即後村所謂握拳猶戰膽通身者
耶至于老抗奮筆排和議則似史彌遠主和時
而病尚登陴募敗兵則又在開禧開邊之後恨
不能博訪以竟先生之志云

跋表處州行狀

狀云宋之亡也諸不快意于衣冠者爭以上交入爵陳
參議允平有讎家言新從福州航海來見參議為書約
蘇都統以九月乘帆下慶元當出迎兵以迎禮部尚書
高衡孫同署勸進時元招討使王世強奉大帥命圍捕
鞠實處州獄其麾下為解之久平由是得脫其後復有
昌國大姓以故王為名張元帥不聽嗚呼處州降元者
也而猶知為不降元者解順治戊子之告變則降臣謝某
必欲殺諸義士且彼亦衣冠中人何其別有肺腑至此
跋表尚寶行狀

尚寶本一術士然觀黃南山所纂行狀亦有可取者因

成祖養賢之問而詳歷代學校書院之制論武臣居表
之當解職謂皇太孫獲鹿當先教皆有激之言也又
嘗力爭靈宮符藥之妖妄尤有風節惜身為相法所
掩耳是以君子有小道不為之戒也

跋明王晉谿尚書傳

明正德尚大臣如晉谿之才偉矣故能默用陽明以定
宸濠之亂其人雖兼機數然三代以下盤根錯節亦有
非機數不成者必墨守腐儒道學之言以格之以愚人
也明人論晉谿褒機各半非知晉谿者且晉谿之父親受業
于敬軒則晉谿亦其再傳弟子學術何嘗不醇特事有
經有權則所以處之者有体有用因是敬軒陽明亦非
如俗儒之言門戶判然而不相合者

跋衛元嵩元色後

宋楊通老謂衛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筭敵策用
武帝賜爵蜀郡公武帝不敢臣之有傳在北史黎洲先
生非之謂北史用書皆無元嵩元傳不知其何所據其
實北史固有元嵩傳在藝術中但傳言元嵩好言將來
事不信釋教上疏極論愚因疑元嵩乃道士而惠釋家
者及讀隋經籍志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
稱僧徒猥濫武帝下詔一切廢毀然則元嵩僧也其上
書非毀釋教乃言托于釋教者之多耳自唐中葉後沙
門始有賜爵之事元嵩賜爵其言不覈吾友杭堇浦
示予元嵩所著元色而以為道士予因誦所聞告之

題四明尊者教行錄

古人于畫像有為之贊者有為之記者贊止頌其人
記則或補其事跡為本傳所未具者獨宋慶元沙門善
月為四明尊者作像志銘是文章體例所未有也四明
沙智師主延慶道場實為寶雲通公高座以根天台螺
溪之教沙門宗曉為之纂教行錄七卷予平生不喜佛
書而是編以有闕梓里掌故故收拾之其中有紹興壬
午青山居士樓弃疾省是太師樓楚公异之弟也并書
之以廣舊志之遺

書道德真經三解後

道藏中多有為學鄧錡亦其一家也雍正甲辰得見其
道德真經三解一解經則章句大旨也二解道則述天
地始終之故也三解德則丹竈家言矣又述真常三百
字以擬陰符之數冠之卷首原夫柱史清淨之旨轉手
而為長生久視之學隋志未嘗合并蓋其慎也鄧氏之
書其意在乎通津然殆分道與德而二之則支矣

題蟬津集

浮屠之文如蟬津蓋亦一世之雄也其報復昌黎不遺
餘力雖然無問昌黎之學非蟬津所能排即以其文亦
豈可遽與昌黎抗其是則可謂不自量矣

讀道德指歸

張南漪語予曰道德指歸前有谷神子序其曰嚴君平

姓莊氏故稱莊子班史避明帝諱更之為嚴然則篇中
所稱莊子者皆君平自稱也故卷首即稱莊子曰老子
之作上鍾象天下鍾象地其發明宗旨幾二百言此後
每設為問答必曰何以言之何以明之何以效之或曰
敢問而後以莊子曰答之蓋皆君平自稱之言無疑也
間潛邱乃以為莊周逸篇之父以補王厚齋之漏何其
痛也其所引亦不完南漪之言覈而舊矣然予并疑是
書乃贗本非君平之作也漢志於老子所錄有百家隣
氏經傳四篇傳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劉向
說四篇使君平有之不應不見於志其疑一也王貞傳載
君平事但曰祖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萬餘言是特稱

其宗主而別自為書非竟若是書之為變釋也且漢志
亦不錄是已止矣安得魏晉間忽出乎其疑二也予觀
其文亦不類西京人語其疑三也

跋黃氏道德經附注

南山先生晚年頗言養生故瓊臺贊其畫像有高慕
玄虛漸入佳境之語道德經附注三卷自言因王弼舊
注茫昧因發其光耀之一二而以不得神從寥廓快睹
昭回為恨則好之亦至矣讀先生傳家集其于養生之
言亦津津然

跋黃氏陰符經附注

南山先生注陰符經以為當即寇謙之輩所著其言甚

確又謂篇末一百一十三字蓋古注而混入經文之內者
因改正之愚則謂此乃總結三篇之說非注也惜不得
起先生而質之

書程雲莊語錄後

初黃南雷先生嘗言同時有程雲莊者倡教吳閩之間
以一回篇言佛二三篇言道兩篇言儒乃修飾林三教
之餘術而別自頭地者予思見其書未得雍正甲寅
長洲徐編修文澄齋出其遺書示予三篇之外尚有守
白論其言以公孫龍子為宗而著定為十六目其前八
目曰不着形質不雜青黃之白是為真白彼此相非之
謂指之有不至之則不指不指之指是為真指是非交

錯此彼和同是為指物青白既並方員亦舉二三交錯
直析橫分是為指交萬交接各正性命殺負色勝天
地莫能定惟人言是正言正之物是謂名物惟名統物
天地莫則名與偕極與天地偕極之物其誰得而有無
之幻假之是謂真物指而非指非指而指非指而指而
指非指是為物指一不是雙二自非一隻雙二隻黃馬
堅石惟其所適此之謂物交其後八目曰不落形色不
涉是非自地之天地中取天曰地天統盡形色脫盡是
非有天之地天中取地曰天地天地天地天地天地
鑠難名精光獨透曰真神至神至精結項位極名實盡
惟獨為正曰神物天地之中物無自物往來交錫物各

自物惟審乃知曰審知惟審則直惟至則正從橫用遍
一知之至曰至知實不曠位名不通位惟慎所謂名實
自正曰慎謂彼此惟謂當正不交通交惟神之化惟愛
曰神交其宗旨則曰天地惟神萬物惟名天地無知惟
神生知指皆並物惟名成物公孫龍子之學飽于世亦
久矣雲莊蓋參會釋老之言附會之以成其說者也雲
莊之傳如鮑如顯金貞輩不甚著名而正希先生為最
大弟子正希晚年禪學蓋得于雲莊者多其遺書又有
易數定序及著以定序十目雲莊名著字子上一字極
士昭南且隸之休寧人
再題程雲莊語錄

正希先生講學師歛人程雲莊間嘗聞之梨洲黃氏得
其大畧後見其書於揚之馬氏及蘓之徐氏果誕漫其
兵師闖入柯仲炯所謂農夫入者也仲炯亦自負甚學
主象數予未見其所著故姚令王君正中說易本之而
正希與劉侍郎之論並師之黃太禪曰仲炯從董公應
舉屯田一妄男子耳嘻正希之學一出于雲莊一出于
仲炯皆自以為專門獨得今雲莊之書其在讀者自可
辨其得失仲炯論兵雖不知何如觀正希之薦申甫可
以知仲炯矣

按正希先生授命成仁未應以學術譽之同時如黃
海岸亦以禪宗論學而大節凜然皆孔孟嫡傳也其薦

申甫似信之過然申甫特為中樞所忌孤軍無援以
至陷沒方是時

大兵以百勝之威雖盧九台孫白谷六不能支而申
甫用車戰僅數百兵支吾至三日則正希之薦恐非
竟孟浪者先生此條未免以成敗論鑄故不敢為阿
好之詞

跋劉屏山唱道集說

屏山唱道集說有湛然居士序言其年二十九讀李習之
復性書念習之六年二十九參藥山因發憤參高松著此
書噫屏山歷抵先儒以恣其說自我成佛足矣何必以昔
人為例况習之非佞佛者參藥山之事乃學佛者徑之耶

鮎埼亭集文外第三十五卷

跋秦泰山石刻廿九字

泰山石刻廿九字其第一行闕丞相二字其下曰臣斯
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至昧死請與今重摹嶧山碑中
廿九字悉同蓋斯篆之僅存其亦稀矣

跋响屨碑

吳越春秋載神禹有响屨山銘豈得尚存後人之為之
者自以韓吏部詩之故猶之明人妄為日本尚書蓋以
歐陽充公詩之故有是哉其好奇也雖此响屨與穆王
壇山四字夫人莫不知其偽而不知太學石鼓之與二刻
鈞也

跋壇山石篆

穆王八駿之馬三道之證宜其遊歷所過有可考者而已泯然無徵矣吉日癸巳四字不可知其依附然其與均縷之文皆極奇古亦非精於此者不能為也

跋周文王神功二字

天一閣范氏所收石刻有神功二字旁勒云周文王括石書乃古文也孫暢之謂臨淄齊胡公墓銅棺字多與今隸同以此証隸之不始於秦使其見此必以為始於商矣馬蕃堂謂石鼓出于宇文其說未覈至此二字者或出於黑獺之手而後人以陀羅尼追尊之號記之未可知也夫黑獺黑衣之種耳而書法果如此則又在沙

陀北嶽題名之上矣

漢北海相景碑陰跋

趙德夫曰漢晉志官屬皆有循行之名今君碑陰故吏自台郎暹而下十九人作修行修字恐是循字之借予思修行者蓋謂東修之行也漢晉碑皆作修正可以証漢晉志之誤是碑之陰洪氏且未嘗見顧予家三本皆有之蓋明初搨本也

跋會稽禹穴石銘

會稽禹穴之字趙德甫稱為空石銘而王順伯定為漢刻是也近人謂其詞非銘體因謂碑有銘而空無銘不知古人原不以韻語為銘孔子書季札墓窆十字

亦何嘗非銘乎

跋魏受命表

盤州曰所謂表者蓋表揭其事非表奏也予謂是即石表之表與碑碣名異而實同豈帝王家著作多用碑其用表者祇此近人不知古金石之例竟以碑表分差等誤矣

跋北齊乾明碑

是碑立於乾明元年碑文作隸古金石漫漶祇存匡郭其中有可識者鎮北將軍祕書監蓋其人之官又有祠堂二字殆祠廟也當博考之金石之錄

跋唐則天后少林寺勅書石刻

嵩山少林寺有大唐垂拱二年皇太后勅以寺中有冬笋生降書志喜又有大周天冊萬歲二年皇帝勅以寺中有仙藤白露之祥也寺僧合而勒之石嗚呼慨冬笋何不哀黃瓜求仙藤白露以為瑞豈知鸚鵡之翅已盡折也

唐開元祀泰山銘舊存跋

開元泰山碑銘刻在山顶之石為前明佑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鐫其上舊文為所毀者半天下之謬妄有如此耶竹垞嘗詢于野老謂必架木懸鉅而登然後椎拓可施而山高昔風吹日曝紙幅易裂故摸文甚難予所得乃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本完好無闕當今日而遇此

舊本可寶愛也封禪秦漢之後心是碑雖有倣效之語已漸趨于空言矣至于野無遺賢之嘆則其極功也

李陽冰謹卦篆書跋

陽冰上李大夫書論古篆欲備書六任勒石明堂惜其有是請而不就也向使陽冰果主是事詎不遠勝於開成之本耶子友嘗墜徐君文靖嘗謂陽冰事雖未行其所書字樣皆有存者故吳立夫詩陽冰石徑欲穀穀予告之曰韓退之識陽冰子服之嘗得其蝌斗文孝徑非即陽冰之字樣乎今所傳謹卦亦即字樣之一種也

跋大唐使府墓磚

予在邗上有發地得墓磚者其上有大使府燒造五字以問予為何時予曰此唐磚也唐人稱節度大使以示別于副使若楊吳以後則當稱都統府矣其字畫雖非出于名手然亦嚴整有法度

跋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

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二十卷藏于天一閣范氏有用密趙孟頫楊伯岩柯九思張天雨王行用伯溫七人鑒賞字跡而靈武韓玉倫徒克莊亦有跋焉最後有豐坊之題范氏書帖大半萬樓故物而是本獨不知得之何人觀坊所題可見也石刻所傳蓋僅有其半而手書精核更為可珍范氏尚有副本見予之嗜之也以其副為贈焉

跋宋方信儒陳孔碩題名

是石為宋嘉定癸酉方公信儒以安撫陳公孔碩以判官在蘄州祝瑞慶節探白龍洞請勝作篆書題名極偉方陳二公開禧以後之名人也其未深以歲事畢登物情安樂為喜異乎遊人之履也已予愛而跋

跋王半山鄧女誌

荆公知吾鄧縣葬孀女於崇法院之西北臨川集中所有鄧女誌是也是時荆公年三十解任去時有今夜扁舟來別汝死生從此各西東之句明嘉靖時六世祖司空公長女未笄而卒葬于七世祖贈公之旁適在崇法院右役人穿墻得小石于墻前數步則鄧女誌也司空

命搨工拓數本仍瘞之於故地而為文以紀其事司空遺集未刻康熙間不戒于火并荆公帖畫為一炬是吾甬東金石一恨事也因掃贈公墓書此簡附之邑乘之後雍正丙午三月寒食前三日

題蔡卞重書曹娥廟碑

曹娥廟石不存久矣宋元祐中蔡卞知越州重書立之卞京兄弟皆有書名而卞稍為京所掩顧孝女之碑書于險人則可恨也

金朝散胡東平神道碑跋

金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兼山東西路兵馬都提管礮州胡嵩神道碑萊城李學士治之文朝散之孫山東按

察祗通自書並撰文曰明昌新辟公上言上京合懶等
五路牛頭祝粟虛名不實宜會計以備邊用皇嗣未五
宜肅正六宮以廣似續于時大臣藉材五路大姓多不
奉法元妃李氏專寵臺諫無敢輕議而以獨立言聞者
莫不聳動此蓋朝散大節故碑特序之於首予友杭編
修世駿求全史遺文因寄之碑石甚巨自元以後中穿
之柱無此材矣書亦工整可愛

元翰林學士王文公神道碑跋

王文公神道為其子公孺所墓文附見秋澗大全文
集而石刻已不存矣明宏治辛亥華容王府君徽守衛
輝拜于墓次慨然興先哲之慕重為勒石而復其祠清

其地宮碑壞然嗚呼今世之吏聞之殆將以為羊叔自
係耳然亦何與人事安得古道雅懷如此者乎三復
題後為之慨然

跋明司經局題名碑

明制東宮官屬為詹事府為左右春坊為司經局坊局
雖羈屬於詹府而各自為政故一府二坊一局公署異
地最初洪宣之際二坊且置大學士一員原非詹府所
統也易代以來一承其舊其後坊局公署皆地乃俱會
於詹府然其列銜仍不相統近人不循故事居坊局之
任者竟自以為詹府之官可為發一笑也是碑乃先禮
部以掌司經局所立其文與書皆出公手予家自明嘉

靖以來世掌倫言館閣故事差能言其本末所媿禱昧
之才累荐禾升一麾遽出顧瞻王堂^{如天上}偶展是碑不禁為
之慨然

跋柳州羅池廟碑

世所傳柳州羅池廟碑一紙必以太守印署之予異而
向焉柳人對曰吾柳江中時有風浪若取太守所印碑
以過輒無恙故相沿用之也因憶明人劉焜筆談言是
碑嘗入瓦礫中兵火之餘土人取以築城所築之處即
崩累築皆然因驚訝而物色之則碑在焉石已橫裂為
二相與扶而植之有是哉柳子之靈爽為可畏也昔田
拾遺論柳子謂其精多魄強斯語最善知鬼神之情狀

古之人生為明聖歿為明神其來也有自其去也有為
故申甫自歿降而傳說為列星要不必以禍福驚動人
而後使人知其不朽于冥中也乃柳子以不世出之
才方將大有為於天下一擲不中而不免於奸邪之目
投老荒裔歿而猶視彼其精則英多磊落之精其魄則
苑結沈寃之魄固有不能與金石俱消者是大造游魂
之變有此別種而不可以常例論也且吾讀柳子祭呂
衡州文而有會也柳子之與衡州八司馬中眉目交情
尤篤而柳州之哭之已有為太虛結為光耀為雨為
霖為雷為霆復為賢人奮為神明之間是其所以抒寫
憤懣而為身後之祀者豫見于此亦可傷矣劉昫以為

柳人之妄而答昌黎之遠實之其議雖近於正然于鬼神之神德則未通也雖然柳子生平摭論俗乎中庸故其言曰聖人之道不窮矣以為神不搖天以為高其所以詆左氏春秋內外傳呂不韋月令者不遺餘力垂老遺言忽躬蹈之得毋應自笑耶若龍城錄為王姓之所偽作其載羅池石刻之文蓋因昌黎詩中語而傳會以成之非昌黎反用其語也不筆雜抄乃還取以証昌黎詩誤矣今柳州有柳子遺書此教語而其文稍與錄不符蓋亦柳人之偽也

跋歐曾兩集古錄桂陽周府君碑跋

桂陽周太守有開武溪水道之功廟食至今乃後漢書

略之古今猶更之泯然者可勝道哉然歐陽文忠公以為周憬曾文定公以為周昕蓋兩先生所見碑本俱闕其名而據所聞以實之文忠以為碑雖闕尚可識者未必實也予考太平寰宇記廣東韶州新甌有太守周昕廟即始開此流者行耆放雞散米以祈福而忌著濕衣入廟則是碑當為昕作若寰宇通志湖廣衡州武水有太守周憬廟則或別以有功祀之而歲文祀傳移于昕者蓋武漢出臨武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會于昌樂而一太守廟在水之陰一太守廟在水之陽雖地尚隔遠而易以同性同官相混文定之辨尚未得盡其詳也從來金石之學足補史傳然非博考以求其是則翻多誤

者即令欲正前人之誤而不能得其所以誤亦未足以折之也

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

嘉祐開封石經片紙隻字不存人間并不得如成都孟蜀之本尚見於藏書家之目亦異事也偶讀水心詩集有曰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為熙寧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蟪而有之其孫體仁閣以度焉予為名曰深明待曰喟昔洛門初土石未久翻遭禁書厄是所指者開封之石經也然予攷嘉祐本嘗宗時流傳亦寡不特春秋水心特因荆公不解春秋而遂以此尤之其實荆公對爛朝報之言出于人所附會尹和靖嘗辯之矣且荆

公不解春秋而要何嘗廢石經之春秋使後世有誤解水心之詩者將復增荆公一過可不輯其蓋自諸經既有板本而石刻遂多不觀斯亦自然之勢即西安石經之得存者亦幸也書之以遺吾友枕君董浦使附之石經考異之後

跋禮記石經月令

唐天寶中刊定月令置三四十九篇之首又增並其文而七十二候之割裂則其分配出于緯書以六日七分作五卦配一月有公有辟有侯有大夫有郊卦之居以位者得二爻其下各得一爻一文各得一候此本割裂荒誕之尤者而李林甫輩據之以改月令可謂不學無

術者也既頒行天下于是始集賢院別為之注以易鄭
注遂有別為之既者以易孔既其辭卑鄙開成石經遵
而用之始成不易之書宋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請復
文下兩制議韓偓張泌胡旦皆以為然餘人多以朝廷
祭祀儀制多依唐注請且如舊且便宣讀時令大中祥
符間孫奭又言其事時論終以改作為難而止此見宋
三國史志者六經輿論以為獨王學士為併不可遂不
改者非也其後卒改從古文則在景祐初見晁氏讀書
志

跋孟蜀廣政石經跋

宋時石經不貴陝本而貴蜀本殆以陝本止正文而蜀

本有注即其時學宮所頒行皆蜀本故徽公所引石經
亦皆蜀本今亡矣偶過趙谷林小山堂見其蜀本石
經毛詩自用南至衛風雖片羽乎可珍貴也其中多足
與今監本互証異同者惜不得完本讀之

跋宋嘉祐石經

宋仁宗勅石經用篆有志於復古矣其時楊南仲之後
皆名人也然予得見本石經數紙其篆亦無甚佳處
何也

廖氏世錄堂韓文跋

仁和趙徵士谷林之子谷林得宋鑿韓吏部集于曲阜
孔氏乃廖瑩中世錄堂本也瑩中所刊之書其工料莫

精于九任而草窗評之以為不如韓柳二集之善今觀
小林所得良佳嗚呼瑩中失身賈氏蒙誘下流然其於風雅
不為無助校之秦氏之畢世良韓氏之向永蓋有過之
顧使瑩中但為賈氏瑩定書畫優游東閣不染事權雖
難以語君子潔身之義而尚不至于大玷當時聲名座
客浙東則梅澗先生胡身之浙西則孫壁先生金一之
以及吾鄉安竹林吏部皆豫焉梅澗竹林多所箴規不
見用固曠然不染孫壁亦不失為遺民未若瑩中之被
禍也明嚴氏之盛文休亦嘗為瑩定書畫而論者未
嘗以此訾之吾不能不為瑩中深可惜焉然當時縉紳
負盛名力排史氏之後村尚不免喪其所守又何尤乎

瑩中要之瑩中所嘗正之經籍則終為可寶不可以共
人而廢也在昔湖上養樂園為賈氏弟左之別墅其旁
皆月隣即瑩中所築也是集之措遷既轉而仍歸趙氏
且為湖上故物標相其有幸焉顧安得九經連軸并柳
先生亦惠然而至成合璧即小林其更博求之

跋舊槧三蘇文集後

舊槧三蘇全集是元人物在明初曾入果安郡王邸後
歸吾鄉袁尚寶忠徹家已而流轉于吳尚書原博溫閣
學員嶠諸庫又有魯國世家之章通記印識共十三其
桑城集後別有清夢軒刊本五字不知誰氏而紙色甚
舊今世如此種書亦罕矣宋史言高宗贈東坡太師溫

以文忠御書序贊以賜其家今是本所載勅乃孝宗乾道九年則宋史誤矣揮麈錄載^類濱有章簡之謚則文定疑後改今是本載淳熙謚議則初議即文定又是王清明誤也章簡乃明允之謚賜于開禧時雁湖當政主元符謚張蜀學迹以一字之謚寵之今是本不載其勅與議不知其失載即抑有之而今脫去即予于雍正癸丑得是書中間入有力者之手又二十有二年乾隆辛未復歸予不勝其喜且是固吾鄉前輩舊儲也因跋其後

題重刊宋本廣韻後

碩亭林之購廣韻也得明人校本而是本未之見既睚而惜其不完也歷引前人書所載而為明校本所無

者志於後今以是本考之則亭林所引者皆在焉惟姚寬國策後序引廣韻藍字下有雍門中大夫藍諸而今本失去雍門二字又作中山大夫然則亦不免脫落互異也是本以宗槩重雕尚有此憾安得更訪舊人所藏而讐正之

廣韻之法博矣然予觀其姓氏一例則不甚覈也如謂孔氏之孔取殷之姓子而契之降祥自己以子加乙則誣矣衛之左公子職右公子洩而列之左公右公複姓之目不亦悖乎鄧國則云出自殷正武丁之後不知鄧之姓曼見於左氏任胥扶眼吳門子孫因以胥門為氏胥門巢蓋其後也不知胥生於巢已為將見于左氏他

如楊揚伍五母母之別俱不能審蓋遺數之不可窮也
若一一爬梳而糾正之未必非陸法言孫奭之功臣也

姓氏之至偏者又極多

是書成于宋之景德故凡唐諱皆已不避獨引齊民要
術尚作齊人要術蓋偶未及改正也于是而知蜀中之
因仍唐諱固不足怪而必以為不忘故國者未必然也
如齊民之為齊人豈獨不忘文皇乎

亭林謂十干皆引歲陽而戊字下獨不引著雍以為明
莫本脫文今是本亦然一別見于九魚部下著字又謂
凡姓皆引古人以証之而明莫本去之今考是本亦不
盡然蓋未必皆有名人可登記則略之也

跋乾道四明圖經

四明志乘歷宋元明代有纂葺吾家書庫皆有之自胡

尚書寶慶志吳丞相開慶志袁學士延祐志王管至正志

李孝廉永樂志張尚書嘉靖志無一佚失而張制使

之乾道圖經則最初之作也予遍訪其書獨絕不可

得後登范氏天一閣見李孝廉所著四明文獻錄全

引其書為之狂喜乃別為抄而出之于是揚之馬氏小

玲瓏山館杭之趙氏小山堂皆來借抄顧予猶疑非足

本嘗見成化志中于遐追山二廟下記劉毅胡銀諫吳

越無紳士以為出乾道志而此本無之則孝廉所錄刪

闕尚多要之吉光片羽亦自難得可寶愛也

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胡尚書槩寶慶四明志二十一卷吳丞相開慶續志十
二卷皆宋槩也予得之同里陸叅政懋龍書庫寶慶志
先以郡志十一卷列于首分爲叙郡叙山叙水叙產叙
賦叙兵叙人叙祠叙遺九例而接以六縣志十卷續志
不分郡邑專紀丞相浚明之事及其詩文而已吾御志
乘以乾道圖經其此二志最古實爲文獻之祖可寶也
雍正庚戌予以拔萃入太學是書爲人簞去質于富人
之手仁和趙五兄谷林以白金四十錠歸仍抄一副本
歸予：作長歌謝之尚書之志見于陳振孫書錄鄱陽
馬氏通文通考暨明焦氏經籍志胡志成于叅軍羅濟
之手焦氏誤爲羅詹

而吳志則藏書家未有及者前此臨川李侍郎穆堂江
都馬上舍嶰谷皆嘗向予借抄遂巡未寄亦并屬谷林
抄以貽之牙籤厄塞歷五百年而始流布于時殆亦有
數存其間哉古者著述雖佳非人不重尚書立朝典薛
極輩附史相稱四木當時有草頭古天下苦之謠其典
丞相之書並列有慙德焉故予前所作詩于胡志頗略
然未嘗不自笑迂也

再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吳丞相開慶志皆記其浚明善政其自九卷而下則其
吟稿也吾友杭君董浦頗疑其非志体予謂丞相浚吾
鄉最有惠政即此志可備見其實心實政之及民者而

以其餘間送容待酒又想見當日刑清政簡之風原不
必以志乘之體例求之也况丞相遺集不傳則是志之
存可不謂有功與獨寶慶志則多訛謬如元豐之舒亶
中興之王次翁皆為作皇之大傳而高憲敏傳不載其
受楊文靖之學又不載其拒秦梓請昏之事何與史忠
定傳謂其仲父簽樞罷官在秦檜死後則并國史宰執
年表未之考也袁正獻公附入遠祖較傳後亦寥寥羅
濬謂是書成于一百五日固宜其有所舛戾也夫

三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寶慶志中有載及胡尚書以後事者予初甚疑之既而
知是書嘗為劉制使徽所增加也第一卷牧守自尚書
以後凡二十人而至吳丞相又十人而至制使皆附列
之則為制使所增加可知矣及讀第二卷經籍有十四
續志三百三十幅大使吳丞相置四十五幅制使劉公
置五幅志乘自吳丞相而後直至延祐方有續本未聞
有劉志乃知四十五幅即散入寶慶志中所增加者然
劉制使之派吾鄉在咸淳自淳熙四先生而後吾鄉人
物之當表表者不可勝舉制使一無所增而增其事之
小者抑末矣

延祐四明志跋

延祐四明志二十卷表學士陸容所修也是志流傳甚
寡儲藏家皆無之即在吾鄉亦僅有二本其一在天一
閣范氏其一在陸嘉士春明家然皆失去第九卷第十
卷第十一卷蓋多從覓其足本矣清宮文庫六家而志
頗有是非失實之憾如徐易元趙孟偕皆立佳傳而表
鐘之忠反見遺蓋清宮之父亦降臣也又屢于吳丞相履
齋有賍詞殆以其大父越公之怨非直筆也

再跋延祐四明志

淳熙結習喜作大言誇求孔子吾師弟子之故態也至
有謬妄之至者如延祐四明志有青王住持知里傳初
無他蓋但言吳丞相履齋判慶元極子禮王詢曰師之
語類願叙引以傳不朽豈固謝之退語人曰吳潛啖豕
如病風禍師至考豈願其文俱同于吳大怒繫之獄伏
之未幾吳果貶死夫丞相立身有學術立朝有節概其
治吾鄉有惠政死于賈似道之手非其罪也何物愚僧
至損其文而不屑乎蓋必以他事被杖而為此說以自
掩也清宮紀之殊不可曉

至正四明續志跋

至正回明續志十二卷王提督寧軒所修也提督于考
鄉為循吏其整頓台山堤堰最有功志中所書堤堰補
清卷之所不備元時收守如此蓋絕少者

成化回明志跋

南里先生纂府志質實可觀其人益醇儒而東沙續志
不為之立傳當時南里之子若孫皆官至藩臬監司一
門貴盛東沙殆有宿憾焉而故畧之然南里有傳出于
西涯李文正之手不藉東沙也後東沙而為志者不能
采西涯之傳以補之則疏矣予并求得其詩一首補入
甬上耆舊詩中

跋寧波簡要志

寧波簡要志二卷明黃南山先生閔玉著先生嘗著四
明文獻錄此則其彙括之書予抄之萬慶士斯同家吾
鄉志乘自宋元以迄今其佚不存者張津之四明圖經

姜與之明越風物記羅厓之四明志而已其餘皆完好
雍正辛亥浙江修通志予方在京屬二樊榭杭二重浦
千里貽書求四明舊志予遣使請予家君發揀架所有
宋元明諸舊志及鄭教授真四明文獻李侍郎堂四明
文獻考及先生之二書盡送志局蓋吾鄉之書較他府
獨備譬之禮家幸不至為杞宋之無徵也已

它山水利備覽跋

它山水利備覽一書予抄之陳氏雲在樓惜非足本也
按正志載它山堰東諸磧間凡三十有三曰欄浦堰
曰唐家堰曰黃家堰曰新堰曰榴木堰曰朱家堰曰風
伯磧曰何家小堰曰沈家堰曰張家小堰曰徐家堰曰
樓家堰曰華家堰曰恨堰曰黃家藕池堰曰屠家橋
間曰范家間曰靳家堰曰新胡堰曰李家塔堰曰鄭家
堰曰陳五香堰曰張家堰曰小馮堰曰鹽頭堰曰蔣家
堰曰大蘇堰曰段塘曰朱瀨堰曰王家堰曰松樹浦堰
曰鄭十八郎堰曰鄭家食利堰王提管曰以上皆載魏
氏水利備覽近松樹浦又有強堰皆防蓄水源涉段去

處宜時加修築以備旱潦今是奔皆無之是知非完豹也五百年以來水利日荒三十三堰多不可問者矣書為泉使魏覲作吾鄉魏氏大抵出自文節公之後其見于志者有豹文有浚而泉使則以水利之書傳尤有功梓里泉使諸子曰濤曰洽皆能詩亦見是書中

鑄所有此書乃明季楊次莊所雕本則諸堰皆在焉然亦得之雲在樓意先生所抄乃僱人代書而抄者

妄刪之歟



104